



朝野會通 六

宣祖紀 三

世十名

伊 6  
2259  
6



特  
2259  
6



朝野會通卷之十六

宣祖紀

辰壬

二十五年歲星守本國分野○二月遣申砬李鑑巡視諸道兵器○三月健元陵有哭聲望祭祭官班定忽凌上若有哽咽歎歎聲祭貢上下皆聞悚然或日一至或數日一至盡月不止五月倭寇至積柴丁字閣而火之柴盡火自滅如是數四賊懼有神引去○四月倭島集禁苑達曉鳴鑼去邠前夕乃止十八日宮中小池有白氣如虹直貫寢殿釜山警報是日至平壤永崇殿自開有千兵萬馬駢闐之聲一城盡駭○是月日本酋長平秀吉遣平行長等大舉入寇釜山僉使鄭揆東萊府使宋象賢死之日日本黑邊黑邊列傳曰黑邊在滄海東渤海外亦曰日本周幽王時桓武天皇始立國秦始皇時方士徐市請與童男



童女五千人入海求三神山不死藥遂為黑齒別種齊梁時山  
城主允恭始補姓為藤氏平源氏桓武子孫為平氏源氏黑齒  
三大都其一山城州最久自允恭以先不可知其地沃饒據河  
海之衝街衢通達其二大板據河阻海雉堞如山因海為壕可  
謂金城湯池此秀吉西都其三江戶沃野險阻四塞真天府之  
地為三道之上腴七道六十一州六百十一縣東極陸奧西盡  
肥前四千一百五十里南極紀伊北至若狹八百八十里三步  
為間六十間為町町置吏以町計田其田一百二十八萬一千  
九百四十町以出兵其俗信鬼神事浮屠男子削鬚髮婦人委  
髮男女皆服襖子貴人染齒婦女亦染齒故曰黑齒跣足赤頂  
膝行匍匐為恭無拜禮性善淫巧奇技貨物與南蠻夷雜種通  
商賈為利通國輕死好擊刺薩摩州風俗最強暴好殺天皇偕

號紀元不預政國事聽於關白源氏為關白二百餘年而秀吉  
代之秀吉本賤隸不知自出關白拔之為率伍善戰積功為大  
國人殺關白秀吉討之因大藏源氏自立為關白用兵四克提  
封六十州精兵百萬中車錄曰秀吉尾長州中村鄉人生於嘉  
靖丙午歲寢身短狀如獼猴生而右手六  
指及長自截一指賣為生為關白信長奴刻已奉公信長奇  
異之積功為築前守有明知者殺關白秀吉殺明知而自立邦  
一統遊有外侵之志使康廣求通信書辭甚倨有今天下歸  
朕一握之語康廣時年五十容貌魁偉鬚髮半白過仁同睨執  
槍者曰槍竿長短矣禮曹賜宴酒酣散胡椒於筵上妓工輩爭  
取無倫次康廣歎曰汝國亡矣紀綱壞矣遂不許送使秀吉怒  
喉殺康廣又送平義智等遊遣黃允吉等報使使至秀吉設三  
重席戴紗帽穿黑袍不設宴前置一卓中有熟餅一器以瓦甌  
行濁酒數巡而罷有頃秀吉忽起入內戲便服抱小兒出招我

國樂工奏樂而聽之小兒遺溺衣上笑呼女倭投兒更他衣肆  
意自得傍若無人信使回報書有率兵招入大明之語平義智  
又到釜山言日本欲通大明朝鮮不為奏聞則兩國將失和氣  
朝廷不報義智怏怏而去是後倭人不復至而留館倭亦稍稍  
入去矣是月十三日發諸島兵數十萬親至一岐島以平秀家  
等三十六將分領之舟四五萬艘蔽海而來釜山僉使鄭撥出  
獵絕影島狼狽而還登城拒戰不移時城陷撥中丸死其妾年  
十八自剄死賊言釜山之戰黑衣將軍最可畏多大浦僉使尹  
興信力戰死進薄東萊府使宋原賢登南門樓督戰十五日朝  
城陷原賢取朝袍穿甲上擬胡床賊欲生執之原賢以靴尖踢  
之遂遇害義智等相與憤憤引害原賢者戮之初要兵使李珣  
同守不從知不免題扇面曰孤城月暈列鎮高枕君臣義重父

子恩輕付家僮歸遺其父謂其下曰以吾腹下痣驗我裨將鄉  
所皆同死乎調信為棺斂埋城外立標以識為詩祭之自是南  
門上常有紫氣亘天數年不滅甲午朝廷言于賊將使家人昇  
柩還賊為之下馬致敬贈吏叅旌閭賜祭官其子庶孽申汝櫓  
從原賢以汝櫓有母今歸路聞釜山陷曰吾臨亂不可負恩還  
入城同死賊平調益者嘗德公思報及是日公使避不應又牽  
衣指城傍隙地則已下床北向拜矣遂遇害年四十二公字德  
求歸泉谷十歲悉通經史與沙溪為莫逆交慎齋少受學於公  
時視東萊為死地公立朝正直為時所惡乃陞秩為府使名以  
才選而非善意也當時論節義者雖孺孺必曰宋東萊云拱南  
碑門李珣及左水使朴泓皆棄城遁賊長驅而進守令皆望風奔  
潰巡察使金晬聞變馳向東萊中路還走右道而但檄列邑避

兵由是道內愈空矣○賊陷密陽金海守臣皆棄城遁府使朴  
晉欲阻鵲院隘路以守賊既陷梁山從鵲院山後乘高而下守  
兵皆走晉馳還密陽焚軍器倉庫棄城入山徐禮元守金海城  
賊刈禾麥填壕頃刻與城齊因踰城入草溪郡守李惟儉先遁  
禮元緇出城遂陷○龍宮縣監禹伏龍殺河陽軍以功聞陞拜  
安東府使伏龍領軍赴兵營食於永川路邊有河陽軍數百向  
上道伏龍怒其不下馬圍而盡殺之以捕斬土賊報營上聞之  
賞階陞拜後河陽軍之孤寡每逢使命遮道呼冤而伏龍方顯  
故無伸理者云○賊陷左兵營時兵使李珪虞侯元應斗先遁  
去三邑兵八城皆潰珪武藝絕倫及在營別用海磨石如彈丸  
者試放之聲勢大振人頗倚重而貪饕惟恟到處先竄○十七  
日左水使朴泓狀啓入未大臣備堂請對不許即啓請以李鎰

為巡邊使下中路成應吉為左防禦使下左道趙倣為右防禦  
使下西路劉克良為助防將守竹嶺邊璣為助防將守鳥嶺邊  
應星起復為慶州府尹俄而釜山敗報緇至泓狀啓但云登高  
以望赤旗滿城以此知城陷李鎰欲率京兵三百而去取兵曹  
選兵案點閱儒生具巾服持試卷吏戴平頂巾自懇求免兵案  
如此無可遣者鎰三日不得謀不得已令先行使別將俞沃隨  
後領去以柳成龍為體察使金應南為副申砬為都巡邊使金  
汝岫為從事上引見賜寶劔曰李鎰以下不用命者用此劔砬  
出詣賓廳見大臣將下階紗帽忽落地見者失色到龍仁狀啓  
而不署名或疑其心亂今朝士各出戰○逮慶尚兵使金誠一  
未至復以為招諭使以咸安郡守柳崇仁為兵使初誠一到尚  
州聞賊犯境晝夜馳進交印於路中進與賊遇將士欲走誠一

下馬據胡床招軍官李宗仁曰汝勇士也不可見賊先退一賊  
着金假面揮刃突進宗仁一箭殪之賊却走誠一收召離散移  
檄列邑以為彛綴計上以誠一前言賊必不來以懈人心誤國  
命拿鞠至稷山上知誠一得本道士民心赦拜招諭使諭道內  
人民起兵討賊以崇仁有戰功超拜兵使○以金玘為慶尚左  
道安集使時監司金晬在右道而賊兵橫貫中路與左道聲聞  
不通朝廷以玘榮川人知本道民情使往安集左道之民始聞  
朝令稍稍還集義兵頗起○李鎰兵潰於尚州奔還忠州初金  
晬聞賊變即依制勝方畧移文列邑各率軍赴大邱路次以侯  
京將將未及而賊近軍皆潰散守令悉以單騎奔還鎰至尚州  
牧使金解托以出站遁入山中鎰曳入判官權吉欲斬之吉自  
出招呼達夜搜索得數百人皆農民無一堪戰者時賊已至善

山有開寧人報賊近以惑眾斬之合軍八百習戰于州北始使  
軍官一人往探以二驛卒獲鞵緩行倭伏橋下以銃中軍官斬  
首而去我軍望見奪氣俄而賊大至分左右翼繞軍後鎰知事  
急撥馬北走賊追急遂棄馬赤身走到聞慶索紙筆馳啟欲退  
守烏嶺聞申砬在忠州往從焉從事官尹暹朴筵李慶流判官  
權吉皆死之暹字汝進歸農齋生時母柳有異夢一日啼呼急柳氏坐  
往抱纒出戶壁壓人皆異之靜坐讀書足不出閭經席辨論宣  
廟傾聽秋曹剖決老胥驚伏以書狀奉會典反命錄光國勲至是  
殉節甌淵尸不得葬以衣冠聰明博學其符彩射人於百步出  
入朝著人皆屬目孝廟臨筵歎曰尹某兩世三節豈不貴乎孫榮  
集丙子 立節 笮金晬之壻十八文魁死時年二十二○申砬兵敗死  
於忠州本道兵會者八千餘人欲退守烏嶺聞李鎰敗膽落還

忠州棄險不守蹄令煩撓見者知其必敗有所親軍官密報賊  
已踰嶺竝忽夜跳出軍中擾不知大將所在夜深潛還明朝  
謂軍官妄言斬之因出陣彈琴臺前少頃賊分兩路而至砲聲  
震地砲欲親自突陣者身不得入還赴江死諸軍悉投江屍蔽  
水而下金汝叻亦死亂兵中李鎰脫身走後李提督如松過島  
嶺歎曰有險如此而不知守申總兵可謂無謀汝叻字士秀少  
義州牧  
英特曉暢兵法多方便弓馬以義州事繫獄出從軍寄書子浚  
曰三道徵兵無一人至男兒死國固其所國恥未雪壯心成灰仰天噓氣而已金清  
陰曰公丰神俊采影帶數人次第一時豪傑無有能先公者公亦自負以為一時豪傑  
不已若為申砲徒事殉節彈琴台下菴間載三綱錄為人個儻  
好氣義早孤事母如嚴父或有誣責終日伏戶外俸入畢獻大  
夫人所喜施與重然諾所與游盡魁士徐益林植最合二公皆

有母每遇壽節奉之如大夫人二公之為之也亦然詞賦詩文  
無善酬酢赫札無凡筆○巾車錄壬辰倭兵甲卒十六萬一千  
五百藁卒不與六十州兵五十餘萬開白親兵五十餘萬大  
將百五十萬所柴刀五十萬身銃三十萬三尺長劍  
萬長槍十萬斧刀十萬為先鋒南海道六國山陽道八國并出  
人皆自隨西海道九國為先鋒南海道六國山陽道八國并出  
將帥三十七貞安藝中納言輝元在尚州者安藝宰相秀元輝元子備  
前中納言豐秀家秀吉養女婿在南別宮者筑前中納言金吾秀吉本婦姪輝元之女婿  
增田衛門正長盛入京城者中將正宗一目勇悍先登晉州者脇坂中勢長岡  
越中守戶田治割大輔西海石田治部少輔薩摩守島津兵庫  
頭義弘肥前草地主龍藏寺淺野彈正淺野左京大夫彈正生  
駒雅樂正讚岐守一正雅樂子長曾我部土佐守盛親蜂須賀阿  
波守家政池田伊願守秀雄藤堂佐渡守大谷刑部少輔加藤  
佐馬助小川佐馬助宮部兵部少輔福藁右馬助中川修理大

夫秀成加藤主計清正一名虎介北道者小西撰津守行長入于黑田  
甲斐守毛利一歧守毛利民部大輔松浦法印竹中源介早川  
主馬頭長政楊川主楠左根寺澤志摩守正成羽柴對馬守義  
智○四月三十日曉大駕西巡先是以右議政李陽元為守城  
大將李戩邊彥瑋為左右衛將朴忠侃為巡檢使使守都城起  
復金命元為都元帥守漢江時李鎰敗報已至人心洶洶內間  
有去郤之意外庭不知理馬金應壽到賓廳與司僕提調李山  
海耳語去而復還觀者疑之都承旨李恒福掌中書立馬永康  
門內六字示柳成龍大臣請建儲以係人心從之臨海君光海  
君皆恭嬪金氏出臨海為長而素狂悖人心不歸故立光海為  
世子監撫軍國事諭五道京所黃海鏡徵兵入援京師以吏判  
李元翼為平安道都巡察使崔興源為黃海道都巡察使以二

人於兩道有惠政使往撫諭以備巡幸申砮去後都人日墜捷  
音前日夕有德笠三人走入崇仁門曰我乃巡邊使軍官之奴  
昨日巡邊使敗死吾等僅得脫身將歸家家人避兵耳聞者大  
驚不移時滿城俱震初昏召宰執議上御東廂地坐張燭領相  
李山海首達棄城之策諸臣皆請勿棄都城宗親聚閣門外痛  
哭金貴榮與諸大臣入對固守京城上曰宗社在此予將何適  
命發坊里民分守城堞計堞三萬餘而人口僅七千上蕃軍則  
吏輩大半受賂私放軍政懈弛一至於此兩司以領相李山海  
誤國之罪啓請罷職不允掌令權恢大呼請固守柳成龍請世  
子隨駕分遣王子呼召勤王臨海君往咸鏡道金貴榮尹卓然  
從順和君往江原道黃廷或黃赫李暨從順和夫人島赫女上  
思尹斗壽之言特命放釋駟召之日再三問其未及至島復原



封令祠官奉廟社主先行世子隨後發信城君定遠君陪從上  
我服執鞭出敦義門內殿率侍女十餘人步出仁和門夜黑不  
辨咫尺惟李恒福執燭前導內殿問其姓名勉以忠義到沙峴  
東方向明回陞城中太倉火起過石橋雨作京畿監司權徵進  
至扈從以兩具進到碧蹄驛一行沾濕不能發自此從官多落  
後不從上少憩驛館召見大臣曰李某柳某事乃至此予何往  
乎又召尹斗壽進前慰諭再三曰卿兄弟勿離予死生勿負仍  
解所御翠囊以賜曰所以表予意也卿有才智可以救國家之  
急計將安出顧恒福曰承旨所見何如諸臣皆泣不敢仰對恒  
福曰可且駐駕義州若鞞窮力屈則便可赴朔天朝斗壽曰大  
駕維東土一步朝鮮非我有也上曰內附本予意也山海終不  
對成龍退而責恒福曰何為輕發棄國之論乎君雖從死道路

不過為婦寺之忠此言一出人心瓦解誰能收拾恒福謝過  
惠陰嶺而如注官人騎弱馬蒙面號哭而行過馬山驛有人在  
田間痛哭曰國家棄我去我輩何恃而生也初更到東坡驛坡  
州牧使許晉長湍府使具孝淵以支待差負賂設御厨扈從人  
終日飢寒亂入厨中搶食上供將闕孝淵懼而逃翌日晚後乘  
輿欲向開城而吏卒逃散扈衛無人黃海監司趙仁得率兵入  
援瑞興府使南嶽先到有軍數百馬五十餘匹以此始發司鑰  
出曰官中人昨既不食今又未食不堪行取南嶽軍所齎大小  
米數斗以給午至招賢站仁得來朝設帳幕路中以迎百官始  
得食夕次開城府衆心崩潰一夜四五驚以尹斗壽為御營大  
將號令統攝人心始定初二日任駕開城兩司以李山海交結  
內外誘國罔上請罷從之尹斗壽拜右議政上御南門樓慰諭

士民父老等前言願召鄭政丞蓋鄭澈時竄江粵即命赴召行  
在又命辛卯以後被罪人皆放還叙用崔興源為領相尹斗壽  
俞泓為左右相○初三日賊入京城初賊自東萊分三路一路  
由梁山密陽至尚州敗李鎰軍一路由左道隔左兵營出聞慶  
與中路兵合由鳥嶺入忠州敗申砮軍又分兩路一趨驪州渡  
龍津出京城東一趨竹山龍仁出漢江南又一路由金海從茂  
溪津出永同進隔清州向京城旄旗鉞戟千里相連所過或十  
里或五六十里皆據險設柵留兵以守夜則舉火相應初江原  
道助防將元豪屯兵呂州壁寺以斷津路賊不得渡巡察使柳  
永吉檄召豪還本鎮豪去而賊以木筏渡矣都元帥金命元在  
濟川亭望賊至不敢戰悉沈軍器大砲于江中慶服以逃從事  
官沈友正固止不從泣請願守臨津命元仍向臨津李陽元在

城中聞漢江軍潰亦走揚州於是三路賊兵皆入京城城中已  
無人矣賊將平秀家館於宗廟夜聞多怪卒倭往往暴死人言  
此朝鮮宗廟有神靈不可久居秀家移寓小公住宅而焚宗廟  
天兵復平壤行長奔還京城疑我民內應一夜設計盡焚  
城內家舍殺人民殆盡惟南山一帶倭人所接處頗得全○初  
四日車駕發開城命金命元申砮同守臨津次寶山驛初出開  
城時倉卒痊宗廟主于穆清殿有一宗臣號泣言不當委神主  
于賊耶連夜馳至開城奉來云游山海首倡西幸公議收之至  
民書曰奸臣倡幸國○初七日入平壤府擢李恒福為刑  
判俄拜兵判典尹斗壽表裡籌畫上下賴焉○禮曹叅判李德  
馨自倭陣復命德馨承命往見倭將還言于朝曰諸道人心無  
不惡乎所在詈罵今日事勢若無大段舉措不以慰答眾情則  
恐有不測之變尹斗壽度色不荅徐曰國家雖極危難人皆可

發此臣子不敢道之言耶德馨悚懼而退尹斗壽絕不言人雖  
家子弟不得聞之月汀所撰行狀有此說而但曰有一宰不言  
其名皆為德馨地也命白沙曾孫世弼曰嘗聞家庭之言漢陰復  
沙論獨不君久不還僕人封朝解王之說日播於行朝而今欲  
此論獨不君久不還僕人封朝解王之說日播於行朝而今欲  
曰第言于尹相漢陰果言之尹相瞪目不能視還閉目不答  
瑟縮而退以白沙交道終夜力爭而不能得者尹公一熟視而  
沮退大巨彈壓之威如是矣且一陰護之德則禍不可測故又  
目閉月而消漸之倉卒慮事之效陰護之德則禍不可測故又  
○副元帥申恪敗賊于楊州因都元帥狀啓斬之恪自漢江之  
潰去從李陽元收合散兵會南兵使李渾入援恪合軍遇賊戰  
于蟹峴斬首六十餘級自有倭寇始有此捷遠近聳動金命元  
狀請其擅自他適不從號令之罪俞泓遷請誅之宣傳官既行  
而捷書至遣人追之不及恪武人也素清慎嘗任延安修城池  
備軍寇李廷菴後守延得全人以為恪之功也死非其罪且有

九十老母聞者莫不痛憐之○三道巡察使之師潰于龍仁先  
是全羅巡察使李洸率兵八千到公州聞西狩令軍中曰大駕  
西巡都城已陷無可為者遂退軍既而聞行宮無恙義兵四起  
助防將白光彥見洸曰君父播越而公手握重兵退縮不赴有  
何意乎遂拔劍瞋目洸驚謝之更調兵共忠清巡察使李國馨  
合軍而進慶尚巡察使金粹亦率軍官數十未會兵搃五萬餘  
至龍仁望見北斗門山上有賊墨洸欲擊之權慄曰大賊當前  
不可爭鋒於小賊光彥亦言道扶樹密不可輕進洸扶前憾重  
杖之光彥憤曰寧為賊所殺曩瘡而起共助防將李之詩率先  
鋒登山發射賊不出日晚見我師稍懈挺白刃大呼突進光彥  
蒼黃等索馬欲走皆為賊所害明日移陣光教山賊知我軍心  
怯前列數人揮刃賈勇而前忠清兵使申益先走三道兵一時

大潰聲如崩山委棄教書印符軍資器械賊悉焚之事聞沈寗  
以權慄代之國馨亦吐罷○全羅左水使李舜臣大破倭賊于  
玉浦地濟洋中賊連陷諸鎮引舟師向加德慶尚右水使元均  
見賊勢大悉沈戰艦戰具散水軍萬餘人欲登陸避賊玉浦萬  
戶李雲龍抗言曰此處乃兩湖咽喉失此則兩湖危矣今吾眾  
雖散猶可保聚湖南水軍可請來援也均從之遣栗浦萬戶李  
英男請救於舜臣諸將多言我守我疆何暇他赴唯鹿島萬戶  
鄭運彥陽縣監魚泳潭軍官宋希立慷慨涕泣曰嶺南獨非王  
土耶我以一道完師起視不救今日嶺南盡沒則明日之事何  
以當之舜臣乃領戰艦八十餘艘會元均於閑山島遇賊於玉  
浦舜臣督諸軍進迫賊艦火筒因風齊發焚其艦二十餘海波  
盡蕩賊敗走而鄭運中九死捷聞百官皆賀陞舜臣階嘉善一

日舜臣得屢兆破賊于露梁河大戰于泗川洋中先是舜臣初  
造龜船其制船上鋪板如龜背上有十字細路容我人通行餘  
皆列插刀錐前作龍頭口為銃穴後有龜尾下有銃穴左右各  
有銃穴六戰士擢夫藏其內四面設砲進退縱橫捷速如飛戰  
時覆編茅仗刀錐不露賊趨登則迫于刀錐掩圍則火銃齊發  
橫行賊船中軍不見損而所向披靡至是用龜船突之焚賊艦  
十餘艘餘賊望見頓足叫呼方戰時舜臣中凡自左肩徹至背  
戰罷始令人用刀拖出軍中始知之進至唐項浦賊艦列泊有  
大船上設層樓有賊酋金冠錦衣坐而指揮順天府使權俊仰  
射其首應弦而倒日暮回陣梟梁城全羅右水使李億祺引舟  
師來會賊泊碧項前浦舜臣先遣哨艦船出海口即放報砲  
諸軍一時促櫓魚貫而進賊艦二十六擺列港口中有大船上

設三層板閣外垂黑綃帳前豎青蓋遙見帳內隱隱有侍立狀  
諸軍挾擊射殺樓上賊首斬其首推餘船又戰于永登浦賊  
全船軍勢大振事聞賞加資憲億祺嘉善○賊陷原州山城牧  
使金悌甲不屈死時賊自鐵嶺分向關東悌甲莅任總一暮盡  
叢利器精卒入矚原山城：四面皆絕壁前通一路人皆魚貫  
而上峙糧儲器積柴瓠井為數月備外架車設艦載石懸空堞  
上又列強弓毒矢間以火鏡日夜躬自修飭賊知有備乃為書  
掛長竿誘以利悌甲斬其使還批坐髮豎肩聳人不敢仰視翌  
日賊大至弋刃被山守堞之卒不滿五千是夕賊縱敢死卒數  
十緣崖隙潛進穴城而登吶喊突進大軍繼至城遂陷悌甲衣  
衣踞床彎弓欲射賊先射中悌甲箭着背插不下迫令拜膝不  
屈口不絕罵妻子與同死：時年六十八悌甲白耳長身寡言

笑出入臺侍正色不阿屢為州郡方伯皆有惠政○官軍潰于  
臨津金命元自漢江承命到臨津更徵京畿黃海道兵與申砧  
同守又遣韓應寅率江邊精兵三千赴臨津而勿令受命元節  
制命元分布將士列守江灘又斂歲船隻賊相持十餘日不得  
渡一日焚廬撤幕為退屯狀申砧素輕無謀欲渡江追搦權徵  
亦與砧合命元不能禁應寅所將皆江邊健兒備諳賊陣形勢  
皆言情偽未可知請規勢進戰應寅以為沮寂斬數人別將劉  
克良年老習兵亦力言不可砧欲斬之克良曰吾自結髮從戎  
豈以避死為心所以云者恐誤國事耳憤而出率其屬先濟  
賊果伏精兵一時俱起凡釁相接諸軍奔潰克良呼砧欲收陣  
共退砧不應遂死克良下馬地坐曰此吾死所也彎弓射賊矢  
盡而死士卒不投江則匍匐受刃無敢拒者朴忠傑在軍先走

衆望之呼曰元帥去矣諸守灘軍應聲皆散命元應寅奔詣行  
在權徵避兵加平克良松京人父死登武科貴顯以將材祿其  
母謂克良曰我乃洪公曰還家婢少時誤碎主宅玉盤畏罪而  
逃遇汝父生汝耳克良大驚卽上京尋舊主陳其情願上疏削  
科還為奴洪義之書給放良文券克良猶執主僕禮任外官饋  
獻不絕每謁見到門步進有所獻手自奉納嘗以衛將方分軍  
洪在禁直偏招之克良卽起曰分軍雖重旧主見招不敢違延  
一座驚歎官至副元帥謚武毅金艾軒時獻遯於易以兵卽直  
禁中克良亦以衛將入直一夜設危酒食生粢仍及萬物生植  
之理劉縱談陰陽变化之妙達於天地有形之外其說不窮艾  
軒大驚服晨起往叩則劉驚曰醉裡狂言醒不記也吾武人安  
知易理竟不肯言○分慶尚為左右道蓋嶺南地廣賊兵橫斷

中路故也○移咨遼東告急請援李恒福力請具奏天朝乞師  
來援從之尹斗壽曰旣為請兵當先究接對之策以沈喜壽為  
接對使洪宗祿洪世恭沈友勝為三路調度使分營糧糶○元  
豪擊殲驍江賊豪自江原復來招集州兵乘曉襲屯尾浦屯倭  
斬五十餘級餘賊遁去自是不復入驍州路○賊入咸鏡道兩  
王子及諸從臣皆被執清正與平行長同渡臨津從谷山路踰  
老里峴出鐵嶺北日行數百里勢如風雨北兵使韓克誠率六  
鎮兵相遇於海汀倉北兵善騎射賊不能支退入倉中以穀石  
作城以避矢間以偽銳我師簇立一丸或斃三四人軍遂潰克  
誠退屯嶺上賊夜潛圍之而朝又大霧我軍不知猶謂賊在山  
下忽一聲砲響大呼突起四面皆賊兵也諸軍驚潰向無賊處  
悉陷泥澤中克誠走鏡城被擒監司柳永立匿山峽土兵引賊

襲執之南兵使李渾走甲山為叛民所殺臨海君順和君走會  
寧府：吏鞠景仁叛縛兩王子及金貴榮黃廷或黃赫以迎賊  
清正解其縛留置軍中景仁者會寧人族強家富雄於鄉里既  
虜王子迎降清正大喜拜為刑判使制北路及鄭文孚起義兵  
會寧校生吳允迪等密謀誅景仁事泄景仁使其黨李彥祐田  
彥國等夜縛允迪待明將斬校生等欲死中求生劫都訓導申  
世俊為謀主與略于腹心取館門乘夜吹角城中人不知所以  
賊黨誤認亦俱會世俊拔白刃劫之曰吾鄉負國多矣今聞義  
兵已起誅亂逆我輩若不效順必族滅敢違者斬衆懼莫敢反  
格遂使力士招景仁撲殺之斬彥祐彥國等世俊拜僉樞鄭文  
孚以評事為賊傷高民間會鏡城鞠世必會寧鞠景仁率北路  
以聽賊鏡城儒生池達原欲起討之推文字為主召募勇士姜

文祐等二百餘人鍾城府使鄭顯龍慶源府使吳應台亦自山  
中至遂建旗鼓入批鏡城斬鞠世必時城中皆賊黨反測賊邏  
騎猝至文祐率敢士二十餘騎開門突出進至永康驛盡殲之  
夜三鼓持首級大呼叩門士氣始振永立亦自賊中脫身走行  
在初顯龍之棄城也以印符付土僚南十壽十壽以城降賊府  
人韓慶邦不從率其母踰城走十壽拘其妻使力士要於路慶  
邦貫弓注矢向之力士不敢逼亂定十壽誅慶邦陞堂上○李  
鎰走還行在諸將：皆南下無一人扈駕人心益懼鎰於武將  
素有重名雖在奔敗之餘人聞其來無不喜悅鎰新從荊棘中  
來頭戴平涼子布衫草屨形容憔悴視者歎息諸宰各出衣笠  
當面搜着服飾一新獨人皆卑靴無脫與者足則惟草屨矣使  
守永歸樓下灘淺處賊已涉灘將近崖鎰督武士以強弓射殪

六七賊：遂退鎰仍守渡口。○遼東都司使鎮撫林世祿來探賊情時遼東訛言朝鮮與倭連謀佯為假王向導以來乃遣世祿等托以探賊實欲審其真假也。上接見于大同館世祿亟求回啓而去。○六月車駕發平壤臨津敗報至後召諸將議去留鄭澈首發出避之議尹斗壽力主固守之策乃詠文山詩我欲借劍斬倭臣之句澈大怒而起城中人聞有出避之議各自逃散上御館門曉諭堅守之意父老拜伏痛哭追呼竄伏之民皆還里閭及賊見形於江外而宰臣盧稷等奉庙社主及扈從官人先出吏民作亂挺刃橫路擊墜庙社主大駕從臣婦女幼穉皆豎髮呼曰既欲棄城而給我還入獨使魚肉於賊手耶袒臂持杖遇人輒擊朝堂皆失色以堅守之意諭止之時已定出城而莫適所向朝臣皆言向此之便內殿及宮嬪以下先向此道

李恒福力爭曰宜進駐義州迎接天兵不幸則內附徐暲復國業闕只有一條路過北則胡地矣柳成龍尹斗壽議亦同乃遣雲山守成大業馳迎則中殿行中亦聞賊已犯此路不敢進而還會上于博川上發向寧遠命尹斗壽金命元李元翼守平壤柳成龍接待唐將賊從王城灘渡兵使崔尹德先走守灘軍不敢發一矢而潰斗壽命元等開門盡出城中人沈軍器火砲于風月樓池中從普通門出走賊亦不追上到博川聞平壤陷命世子奉庙社分朝伊川使牧召四方以暲恢復命領相崔興源從之右相俞泓自請隨世子至累辭駕前而上終不答時尹斗壽未還行在無時任大臣而泓竟從世子去乘輿夜五鼓到嘉山是夜而作路黑行無炬燭從臣鄭澈等不論二十李恒福朴東亮以兵官前導艱險萬狀時天兵不日將至而所在亂民處



處成羣搶掠倉庫成龍往來列邑多舛經畫李德馨為請援使  
赴遼東告急上召諸臣不幸內附誰能從我者諸臣莫應獨李  
恒福涕泣請從李山甫李碩洪暹願從餘皆願從世子不得已  
扈從諸臣書單受黥而行自駕平壤人心崩潰柳成龍承命留  
定州有持杖而聚倉下者數百捕得九人即令回示就倉下者  
惶駭逃散由是定州以西諸邑倉儲得全成龍至郭山城下見  
岐路謂從事洪宗福曰此走龜城路也今天兵當出而龜城一  
路倉穀頗優君久在甬城居人心信服可往教誘輸運軍糧○  
吏曹叅議李廷毓守延安城進拜招討使廷毓避兵至延安府  
使已走賊長政以三千兵粹至廷毓曾為府使有遺愛吏民皆  
願死守遂部署行伍分城而守驅家屬納於公廨塞門積薪又  
積柴城門坐其上曰賊如登城即火之我與家屬誓不污賊刃

人皆感激賊蟻附而登沸湯以灌之賊負薪以進束火以投之  
賊戴空棺而上以石擊之無不應手而墜大戰三日賊技窮而  
遁事聞進秩廷毓字仲薰号退憂堂錄宣武封月川李白沙銘之曰少試郡邑  
民呼石柱及叅銓衡世期姚宋餘事文章亦多鳴世功光疏勒  
弁冕中興精神汗竹秩登勲尊既全忠孝兩有文武作人如此  
寔維丈夫○車駕進次義州二時以收衙為行宮○諸道義兵  
起時三道守臣皆失眾心及道內巨族承朝命倡義聞者激動  
雖不得大有克獲人心固命賴以維持湖南高敬命金千鎰嶺  
南郭再祐鄭仁弘湖西趙憲最先起兵再祐玄風人本儒生有  
武勇家頗饒聞賊渡海散家財結材武招誘劫盜聚兵千餘人  
倭將安國司者聲言向湖南再祐往來江上東西勦擊常着紅  
衣自称紅衣將軍出入賊陣馳驅如飛賊凡矢不能中忠謹果

敢能得士心人以為戰善於應機合變既復宜寧等邑屯兵鬪  
津敬命居光州以前府使與學諭柳彭老共高起兵文諭道內  
得兵六千餘人傳檄諸道文辭激切國人傳誦焉仁弘以前掌  
令起兵素為鄉里所畏服與佐郎金沔縣監朴惺儒生郭超郭  
超等糾集鄉兵得前僉使孫仁甲為中軍仁甲武勇絕倫先擊  
茂溪賊敗之燒其屯糧而還十鎰糾合義旅數千領兵北上至  
水原批禿山古城搜斬附賊姦民圻內士民歸附者俄拜判決  
事兼倡義使○遣奏請使鄭崑壽乞援而諭曰國之存亡在此  
一舉下詩示侍從曰國事蒼黃日誰能李郭忠去邠存大計恢  
復杖諸公痛哭閔山月傷心鴨水風朝臣今日後寧或復西東  
時渡遼之議已定尹斗壽一日啓辭者三請對者再曰赴遼之  
議未知出於何所臣民驚惑有甚於遭亂之初祖宗廟社許多

臣民欲托之何處強為匹夫之行乎上不從移啓遼東請內附  
○七月全羅兵使權慄遣兵敗倭于熊峙金堤郡守鄭湛死之  
倭犯梨峙同福縣監黃進敗走之倭又大舉犯梨峙慄督黃進  
批峙大戰賊攀崖而上進依樹禦丸射矢如破終日交戰大敗  
賊伏尸流血草木為之腥臭是日進中丸少沮而慄督軍繼之  
故得捷倭中稱朝鮮三大戰梨峙為最賊既熊峙陣亡尸作數  
大塚書曰吊朝鮮忠肝義膽○慶基殿叅奉汝洪栗奉太祖時  
容由海道達義州上哭祭于行宮移安于妙香山寺汝栗陞六  
品○義兵將金俊民敗賊于茂溪縣郭再祐又連敗賊于玄風  
昌寧間賊撤屯而遁自此右道賊路斷絕○李舜臣大破倭兵  
於固城見乃果是時倭大發舟師向湖南舜臣與李億祺各率  
所部遇賊于見乃果佯北誘賊至關山前津還軍促戰鏖賊船

七十餘艘腥血漲海又逆擊援兵于海骨浦敗之賊登崖而走  
燒其船四十餘艘事聞舜臣賞階正憲下書褒美先是行長到  
平壤投書曰日本舟師十萬又從西海來未知大王龍馭自此  
何之蓋賊本欲水陸合勢賴此一戰斷賊一臂行長勢孤不敢  
進矣○命都元帥金命元等屯順安賊初入平壤兵略六千七  
留守不出蓋因列屯兵分所領不多畏為漢兵所薄也由是命  
元與元翼召募故平及江邊土兵與韓應寅進次順安○天兵  
將出柳成龍調度糧糶啓言自所帶至定州五千兵一二日食  
可辦安州以南蕩無所儲宜別為措置所在吏卒逆散使人搜  
招勉諭之出空冊一卷先書耒耜以示之後日當以此耒耜功  
勞於是耒耜者相續搬柴修屋排設釜釜不撻一人而事功稍集  
洪宗祿盡起邑城人輸運米豆至嘉定者二千餘石牙山之稅

米千二百石載向行在又啓留作軍餉○十九日副總兵祖承  
訓攻平壤不利而退游擊史儒死之先是遼鎮聞我國有變卽  
為表聞我國乞援冠蓋相望而朝論亦多異同兵部尚書石星  
旣意應援我使申黥方在會同館朝夕哭臨呈文星部星感其  
意比之申乞胥奏賜犒軍銀二萬兩而承訓率五千兵來援祖  
遼左勇將是行謂倭必取以史儒為先鋒進攻平壤適大雨賊  
兵無城守天兵從七星門入賊批阨殺銳史儒中丸卽死後軍  
陷沉濤中不能自拔悉為賊所屠承訓引餘兵還遼東賊分兩  
路進躡李元翼方位釜山院終日相戰倭奴多死傷而退自亂  
後力戰得捷無如今日時諸將分守平壤之西全羅右水使金  
億秋率水軍在大同江下流為犄角之勢○直僧統募僧軍行  
朝招香山僧休靜西山大師靜行高律嚴淹貫釋典又能詞翰  
清虛禪師

高第上足編國中招聚僧兵數千人以弟子義歲為摠授領屬  
元帥又檄弟子湖南處英閔東惟政為將各從本道起亦得數  
千人檄至惟政展佛卓上讀之流涕悉起山中僧勤王此至平  
壤密千餘人屯城東雖不能接戰而善警備勤力役諸道賴之  
有膽智屢使倭陣倭人敬服○洪季男起兵討賊季男忠義衛  
彥秀妻子也有膽勇而善騎射以禁軍隨通信入日本至是彥秀  
起兵擊賊死季男馳入陣收屍歸倭陣人知為季男不敢格收  
父兵等壘高山俯臨陽安數邑賊不敢入其境○以高彥伯為  
楊州牧使彥伯喬鄉吏登武科從軍擊叛胡 名從都元帥  
有斬級功自請還楊州聚兵昌城特拜牧使保護陵寢彥伯常  
伏兵諸陵時有斬獲故陵園獲全屢加賞階○高敬命麾下士  
聚敢卒八百推順和人前府使崔度會為將軍以鵬字為標○

寶城人前縣監任啓英募千餘人以虎字為標○義兵將趙憲  
傳檄起義憲與門生等謀傳檄八路義兵雲集監司尹先覺無  
意勤王且以兵民多應義旅不移官軍多防阻抗至囚繫義兵  
之父母妻子以此既集者還散憲以書責之得兵千五百人其  
檄文畧曰顧茲島夷之為寇甚於苗氏之不恭殺人若刈草惡  
盈一國穢君如獬狝罪通于天甘言詐計初要啗利而囚人匿  
跡潛師終欲越海而爭地憫龍輿之遠遊悵望宸於塞外豈料  
敷十州縣終欠一箇男兒天佑朝鮮尚全湖南一城民思周道  
豈無楚戶三良又曰背使無道之殘賊久容不靖於明邦志不  
懈則神感人隨事欲成則天助地祐誓掃卉裳之壇域期扶李  
氏之社稷幸甚○都元帥金命元等攻平壤不克時巡察使李  
元翼巡邊使李嵩屯順安防禦使金應瑞別將朴命賢將三縣

兵萬餘列二十餘屯以逼平壤之西金億秋水軍松江口中和  
別將林重標領二千兵屯守行朝以為賊勢衰我軍足以進取  
不可等待天兵促令進攻於是三路俱進射殺探賊數十俄賊  
大至官軍驚三戰不利還退本所金應瑞一軍不還及日暮應  
瑞斬賊日馬賊全軍而還行  
長副將有勇絕人常先登陷陣者得收桂月香樞為慶幸欲  
不得請於桂西行尋見親屬遂登城哀呼吾兄何在應瑞應  
往赴自稱桂月香之親兄而入城桂月香使倭將熟既引應  
入帳俸方踞倚坐宿張兩月接效切滿面通紅有若將斫人者  
然應瑞拔劍斬之頭墮落而手猶擲劍着桂半刃沒應瑞佩  
頭出桂月香隨出度不能兩全切斬之踰城還翌朝賊知其將  
奪氣奪氣趙區收復清州時賊方批清州以窺湖左官軍相繼奔  
潰區聞之與僧將靈圭進薄川西門親冒矢石督戰士皆致死  
將登城風雨從西北來晝晦區歎曰成敗在天信然乃鳴金少  
退是夜賊焚其尸從北門潛遁○倡義使金于鎰遣儒生果山  
琦等浮海達于行朝山琦又上疏獻策引見慰諭拜工曹佐郎

令李好閔製教書二通付其還畧曰予雖仁不及民政多失措  
乃素心則未嘗不以愛民恤物為意實不料城益高而國勢日  
卑地益濬而民怨益深加以宮闈不密而網民細利刑獄失中  
而怨氣傷和王子占利小民失業民宜咎予：有何辭惟爾士  
民庶幾許予改過高理維新嗚呼龍濟一隅天步艱難地維已  
盡予將何故人情已窮理宜思復秋涼尔動邊地早寒瞻彼長  
江亦流于東思故一念如水滔：又曰天生李晟復城閣之有  
期日望張所報園陵之無缺亟副雲霓之望免予霜露之苦一  
踰嶺南末云即者清秋戎節太白方高軍容所在殺氣以順忠  
義所向何適不摧爾尚清正一方並力京城來迎乘輿則爾生  
享美名澤流子孫爾不偉歟鄭澈亦寄書敬命曰生還忍見今  
日事朝衣拉淚：盡繼血尚忍言哉果佐即來聞兄倡義興師

來到壺山岨不惟故舊私情倍其嘉悅天顏有喜百僚動色無  
乃祿宋之天默佑而然耶更預勵氣前進一意恢復奉迎鑿與  
惟日望之紙盡言長姑此不宣○前訓練奉事權應銖收復永  
川城應銖與鄭太任等率郡兵千餘圍永川斬退卒數人挺身  
為士卒先踰城而入賊敗入倉中以火攻之燒死者衆安東以  
下賊皆撤還尚州左道數十邑始獲全○義兵將奉常僉正趙  
憲與僧將靈圭擊錦山賊不克死之憲既復清州決意勤王行  
至溫陽聞錦山賊復熾還赴之麾下多被監營囚繫願從者七  
百遂與靈圭連兵以進全羅巡察使權慄約日齊札移書改期  
而憲已抵錦山城外賊謂知無後繼乘未備而進擊之憲下令  
曰今日只有死當無愧一義字士皆應諾戰良久賊三戰三北  
憲軍矢盡會日暮也吏士無人色憲鳴鼓督戰益急賊闖入帳

下左右請跳出憲曰丈夫死耳不可苟活援柁鼓之士爭趨死  
至張空拳相搏無一人離次者皆與同死賊衆死者過半哭聲  
震野積尸焚之火三日不滅翌日憲笏斃潛入戰所收屍憲死  
旗下將卒皆環而死四日殞顏色如生張目掀髯人不觉其死  
已久矣長子完基狀貌魁偉性度邁倫及軍敗故爭其冠服斬  
以代死賊認為主將斃其屍同死表著者叅奉李光輪孝友有  
節槩初募鄉兵數百餘終始叅謀奉事任廷式樸直有武才以  
斥候在陣外見憲急策馬突陣而死士人李礪鐸之孫有學行  
士人金節首從征力戰萬戶遑繼溫縣監楊應春奉事郭自防  
武人金猷等十餘人皆以褊裨血戰死士人朴士振等十一人  
皆以門人從軍死事聞命廩其母官其子完屢贈至吏判謚文  
烈建院沃川賜額表忠海南監縣邊應井初與約共攻錦山既

而後期聞憲死歎曰奈何與義將約而背之即提兵獨進至城  
下格鬪死於是賊雖勝而死傷甚衆燒營夜遁湖南復完人化  
之張睢陽云憲字汝武寒微力學躬畊食母少師李珣成渾直  
香室時禪宗猶降香乃上疏言口讀聖經手奉佛香所不忍也  
自是直聲藉甚以質正官朝京還疏陳十五條不報上疏請革  
燕山貢案請立魯山後旌六臣請禁制王子第宅申救李珣被  
誣論鄭汝立化之昇徒步上洛並前未達七疏以進言秀吉  
執送不可待其使仍斥宰臣誤國已丑又持釜伏闕極言時政  
三司請窺吉州謫中上疏請斬倭使奏聞天朝叙還又極言  
秀吉女背約請嚴兵以待叩頭石礎流血被面三日植立不動  
士庶聚觀或譏自若憲曰明年窺山谷必思吾言乃以一疏辭  
朝並進別幅七紙條備陳禦之策所為十餘人金時毓趙熊平

時未知名而亂後效用最表著憲自幼嗜學未嘗釋卷每夜誦  
庸學出師表澹庵封事悲歌慷慨繼以涕泣嘗遊沃川山寺一  
日忽通宵悲涕對食進數匙推與四僧曰明年有倭亂我當死  
義今日共此飯者即來同事僧恠之佯應曰諾後三僧皆與同  
死其一案獻者有脚病不能從每恨不俱死流涕久之辛卯七  
月二日與朴廷老登錦山暎碧樓日在未申忽有赤氣起自東  
方分為三派一則向北而長亘天一則向西而長半天一則向  
南而長又其半憲謂朴曰秀吉之兵已動矣明年必大亂深入  
當如此氣明日勸主倅金玄成昌形報監司請轉聞于朝亟圖  
防禦之策監司李沈寢不奏壬辰三月來省先塚採文以祭告  
以亂作將永訣之意親朋不信試問避亂之地荅曰若入摩尼  
山可免夫人率諸子欲返葬憲曰賊來不出春夏之交遂渴葬

于沃川親朋必集忽聞東南有聲如巨雷驚曰此乃天鼓也賊必渡海矣及起兵嘗夜視天象北向拜哭良久又仰天曰初謂禍及行朝更誓之兩王子入世者其獲於賊乎門人識其渡海被擒日月不少差矣起兵未數月徒以忠義激厲士皆愛畏樂為之死及聞其歿士民行素曾在幕中者以不得同死為恨至有服喪者嗚呼憲以純一剛健之資補以師友淵源日造高明正大之域則其所成就豈可量哉世之論者或以謂臨難效節一義士烏足以知之鄭澈採文哭之曰吾友汝式學孔顏而慕誼原竟死於節吁嗟乎汝式李之齒論當世人物可任大事者必以憲為第一尹根壽作殉義碑門人金籥謀立石恩津縣監李大河備給買石治石費籥見石工李春福曰聞汝家有石價幾何曰七十疋將欲何用籥曰將為先師趙爺立碑紀事春福

曰然則豈敢言價卽為治石終始盡力而竟不受一錢公之義感人者深而春福亦義士也辛卯四月憲自沃川遣子遺平安監司權徵延安府使申恪書曰熒惑久輝尾箕之分而移入南斗自古如此未有兵塵之不作也宜令公浚濠城隍修戰守備權見書笑其枉申因大修城池器械及亂作李廷發竟賴得全城門徒朴廷亮等收七百義士屍作一塚豎石其傍曰一軍殉義碑○九月皇朝游擊沈惟敬出來惟敬浙民隨其父行商日本自言備諳倭情石星假以游擊歸來覘賊形至順安馳書倭將以聖旨責問朝鮮何負於日本如何擅興師旅惟敬以黃袱裹書使一家丁背負騎馬直馳入行長見書卽回報求面見惟敬從三四家丁赴之行長義智玄蘓等盛兵威會于城北十里降福山下鈞戟如雪惟敬下馬步入謂行長曰此雖朝鮮地方



上國境界不可留此行長請待更報日暮而還倭將送之甚恭  
因與倭約日歸奏聖皇當有處分以五十日為期倭衆無得出  
城西北十里外朝鮮亦毋入十里外立禁標以去○忠義趙熊  
死於忠州熊勇敢能於馬上立馳募兵五百殺賊無算一日賊  
乘大霧襲之熊中丸墮馬斷手足罵不絕口○京畿監司沈空  
為賊所襲死於朔寧空自變後憤不避夷險代權徵按道聲  
言欲復京城日遣人入城召募約為內應城中人結狀來言者  
千百數其中亦有為賊耳目而不知覺賊調知空在朔寧潛渡  
大灘夜襲殺之懸首鍾街五六十日面色如生都人哀而續之  
還葬故山○防禦使元豪擊北路賊死於金化豪既破龜尾浦  
屯賊自是原州賊抵京路絕江原監司柳永吉召使擊北路賊  
賊大至豪力戰不支投崖死豪臨死激仰顧視權貴以故不大

顯在端川侍妾買銀指環公驚曰此產銀之地寧使家有此物  
耶杖其買納者而去其環○賊圍晉州兵使金時敏擊却之晉  
嶺南巨邑也時敏為判官威惠並著及授州事修器械繕城池  
為湖嶺保障朝廷擢為收以軍功授兵使至是賊大亂來圍城  
中兵三千分守諸堞賊大伐竹木松板編作障行等土塞其內  
使我不覺造竹梯數十廣可一間覆以網席為一時齊登之路  
作三層山臺臨壓城堞時敏豫備火具紙裹火藥藏於束草城  
上分設大炮大石女牆內置釜沸湯以待賊盡攻具內薄登城  
城中發玄字砲射山臺賊墮之以火藥草焚松障以大砲碎竹  
編長梯或灌沸湯或投大石破諸攻具時敏中丸卧賊焚尸解  
圍城受圍十餘日大戰四五而賊遁○左兵使朴晉收復慶州  
晉初自密陽奔入山中朝廷以兵使李丑棄城誅之而以晉代

之時賊兵充斥朝命久不通於南方人心靡有所屬及聞晉為  
兵使散民稍集而守令往、從山谷出來晉乃率兵萬餘進薄  
慶州賊潛出掩軍後晉奔還安康夜使人潛伏城下發飛擊震  
天雷入城中墮於陣中賊不曉其制爭聚覘之相與推轉揣摸  
俄而砲自中發聲震天地鐵瓦星碎中小即斃者二十餘人一  
陣眩倒驚以為神明日逐棄城遁敵西生浦晉入慶州得餘穀  
萬餘石事聞陞嘉大砲宜李長孫劍出唐天雷之制以大砲口  
發能飛至五六百步墮地良久火自內發最  
好陷陣而後無晉字明甫科  
兵參錄宜武骨清穎雅有神聰望之若經生  
學士深於易每射暇讀啓蒙投沙履中以籌之及敵履沙軌滿  
宣廟講易以宣傳官被召問李白沙曰晉獎率孤軍在、勦擊  
若晉死則嶺南聲息幾于絕矣卒能收拾道內將士漸成陣形  
使一道氣脉既絕而復蘊者晉之功也錄勲教書曰惟卿隴右

無及關西第一李飛將之猿臂百中材能班定遠之虎頭萬里  
骨相作保障於密陽仗鉄鉞於嶺左奮劔斫慶山之倭誕兵走  
安東之賊至於永川之大捷寔是中興之首功故先王賜書而  
獎礪及寡人授衣而褒嘉屬茲新興之堪定緬懷舊將之儀形  
○諸道起義兵討賊全羅道則前判決事金千鎰兪知高敬命  
前府使崔慶會慶尚道則玄風郭再祐訓鍊奉事權應銖前佐  
郎金沔前諫令鄭仁弘前翰林金垓校書正字柳宗介草溪人  
李大期軍威校生張士珍忠清道則前提督趙憲僧人靈圭前  
牧使金弘敏庶孽李山謙士人朴春茂忠州人趙德恭內乘趙  
雄忠州人李逢京畿則前司諫禹性傳前正郎鄭叔夏水原人  
崔屹高陽人進士李魯李山輝前牧使南彥經幼學金琢前正  
郎俞大進忠義衛李軼庶孽洪李男士人王玉北道則評事鄭

文季訓我僉使高敬民平安道則前禁府都事曹好益又有金剛僧惟政宗室  
湖城監其餘各聚鄉里以義名字不可勝數止評事鄭文季大敗賊兵圍吉州文季  
安集既定進兵吉州大戰斬首六百級回兵侍摩天嶺下賊斬六十級分兵圍其城初文  
季陷賊脫走行乞至龍城平人家坐人孰視曰豈非評事公耶文季曰我乃京城遭  
乳行乞至此坐人心知之即引入厚遇之秋夕坐人將祭其祖以祭饌進文季曰吾祖賊  
人假令生存有評事在則固不得先嘗其食極致誠禮後為吉州牧使招留五  
巫人夫婦奉報之  
六日南行至鏡城儒生崔配天池達源好義者也或負或携乃至鏡城  
漁郎里李鵬壽家鵬壽出迎傾家奉之遂謀亂義士私附者  
衆萬餘人遂圍吉州○前叅判成渾赴覲行朝陞授右叅贊  
渾曰臣在亂初欲赴闕下而時有黨人之目不敢自詣速乘輿  
渡江之日家在十五里外未及聞知不得奔問繼有東宮召命  
赴分朝請入大朝分義掃地死有餘罪○十二月全羅監司權

慄進兵水原禿城慄迎拜除書西向痛哭發兵二萬北上徵前  
日野戰潰師進批禿城堅壁不出時出銳師鈔鈴賊自西北路  
得通行旅諸義兵餘次進屯以待天兵上解鈞馳賜○兩司合  
啓論洪汝諄李弘老宋言慎居國之罪請寬答曰此何時而為  
此乎但此人等以劾鄭澈之奸矣再啓○游擊葛逢夏領兵二  
千馳之典查大受衛護行朝○天朝大發兵未援鄭崑壽回自  
京師皇朝許出大兵未援以兵部侍郎宋應昌經畧軍門都督  
同知李如松提督軍務副提陽元為左協大將副提王維禎叅  
將李如梅李如梧楊紹先及先鋒副提查大受孫守廉李寧游擊  
葛逢夏等咸統我死副提李如栢為中協大將副提任自強叅  
將李芳春游擊高策錢世禎戚金周弘謨方時輝高昇王問副  
提張世壽為右協大將副提祖承訓吳唯忠王女迪叅將趙之

收張應神駱尚志陳邦撤游擊谷燧呆心忝將方時春為中軍  
備禦韓宗約為旗鼓官兵部員外劉黃裳主事袁黃為資畫戶  
部主事艾維新督餉兵合四萬三千餘人追到八千人時平壤  
賊可萬數千人沈惟教持小帽子萬項及倭卒點知多天兵以  
二十五日渡鴨綠江旌旗千里金鼓相聞上見提督慰謝提督  
亂手曰既承皇上之命何所辭死且俺先世本貴國人來時俺  
父亦嚴戒之俺何敢不力於貴國才事至安州柳成龍請見袖  
出平壤地圖指示兵所從入之路提督輒以朱筆點之題詩扇  
面寄成龍曰提兵星夜渡江干為說三韓國未安明主日懸旌  
節報微臣夜釋酒盃歡春來殺氣心猶壯此去狀豕骨已寒談  
笑敢言非勝美夢中常憶跨征鞍使查大受給倭曰天朝已許  
和玄蘊喜獻詩曰扶桑息戰服中華四海九州同一家喜氣忽

消寰外雪乾坤春早太平花○獲賊謀金順良斬之順良三和  
水軍為賊間以體府傳令之密傳水軍者持入示賊賞受一牛  
歸事覺鞠之果自服又言同黨四十餘人貫穿徃來於順江安  
義寺處隨事輒報於是集順良而所告諸人按名密捕其黨驚  
散天兵渡江賊不能知

巳癸

廿六年元朝白氣三道自西北亘天橫貫太陽傍有虹虹圍繞  
二匝人謂勝敵之象○正月天兵復平壤提督李如松使查大受先往  
順安給倭以天朝已許和沈游擊且至倭喜使小將平好官出  
迎大受與飲繼兵擊斬之賊始知兵至時大軍已到甯川報至  
提督寧弓鳴絃即以數騎馳赴順安諸營陸續進散翌日八進  
圍平壤賊登城拒戰天兵以火炮火箭攻之砲聲震地山岳皆  
動火箭火砲處：大起林木皆焚提督手斬怯退者一人大呼

日先登者賞銀五十兩賂尚志奮勇先登駱南將老勇力浙兵  
鼓噪從之天兵從普通七星門拔賊旗立天兵旗幟賊退入內  
城於城上為土壁多穿空穴墜之如蜂窠從穴中亂放銃九天  
兵多傷提督慮窮寇致死收軍城外以開走路賊將行長等夜  
率餘衆乘冰過江遁去至於氣乏足匱跛躄而行我軍無一人  
出擊天兵亦不追之驛遞奏捷曰仰仗天威克復平壤飛報捷  
音事南北軍爭功而提督右北令我國奏聞勿誤李好閔夜間  
立草而兩邊鋪張無欠闕南北將皆懼柳成龍先已傳令於防  
禦使李時言金敬老使之沿道設伏邀其斂路時言尾其後不  
敢逼僅得飢病落後者六十級敬老憚與賊戰秣以巡察閑還  
走載寧成龍啓請按律將誅之提督以賊未滅一武士可惜姑  
令白衣從軍○經畧宋應昌進駐安州提督進兵坡州戰于碧

蹄驛不利退駐開城賊既還京城疑我民內應且忿平壤之敗  
盡殺城中民焚燒公私廬舍而西路列屯賊皆會京城謀拒王  
師我將高彥伯以偵探遇賊於碧蹄驛斬獲百餘級提督在坡  
州聞之獨與家丁千餘騎赴之過惠陰嶺馬蹶墮地其下共扶  
起時賊匿大窠於礪石嶺後只數百人在嶺上提督望見揮兵  
為兩翼而前賊亦自嶺而下漸相逼而嶺後賊並出幾萬餘提  
督所領不備弓砲只持短刀而賊之所用長劍精利左右揮擊  
無敢當其鋒提督見勢急自殿下而退賊亦收兵不追暮還坡  
州使查大受守臨津而退次東坡乃還開城諸臣力陳不可退  
軍之意終不聽李德馨為提督接伴提督主和遲疑一月出示  
赤壁高德馨作詩曰勝負分明一局棋兵家最忌是遲疑頂知  
赤壁無前績只在將軍斫案時天將領之○初天兵將南下臨

津冰泮不可渡柳成龍至金郊見吏民滿野運餉令牛峰縣令  
李希愿率其屬數百登山採葛明日會于臨津遂到臨津邊令  
牛峯人納葛綯為巨索大數圍長可橫江、南北岸各立兩柱  
相對其內偃臥一橫木引巨索十五條鋪過江面兩頭結橫木  
江面既濶遠索半沈水不能起乃令十餘人各持短杠二三尺  
穿葛索極力回轉數周互相撐起排比如櫛於是衆索堅束高  
起穹窿儼成橋樣刈細柳鋪其上厚覆以草而加之土唐兵皆  
喜揚鞭馳馬而過砲車軍器皆從此渡既而渡者益多絞索頗  
緩近水大軍由淺灘涉而無責焉或云用後事  
辛度晉之詩○提督還平壤  
提督有北還意而未得其機或傳清正將自咸興踰陽孟襲平  
壤因此聲言平壤若不守大軍無啟路遂回軍平壤留王必迪  
守開城○吉州屯賊技城遁去鄭文字與賊戰于端川馬屹峙

三戰三捷遂軍吉州俄聞賊遣大兵迎吉州賊文字且戰且走  
至白塔郊南柵木下別將李鵬壽射一賊將應弦而倒鵬壽即  
挺身出文字馬前而立忽中丸死文字還鏡城罷遣義兵也巡  
六鎮搜誅叛民撫定藩胡北邊復薦文字之力也遣崔配天奏  
捷文字命加資再任吉州牧鵬壽贈監察文字以吉州牧過淮  
陽值元日一行飢凍故昔酒不得作詩曰淮陽不薄人情薄銖  
嶺非高酒價高○全羅巡察使權慄敗賊于高陽之幸洲移軍  
坡州慄欲連絡天兵以盪京城乃留兵使宣慰怡領全師屯光  
教山簡精兵四十自陽川渡津于幸洲用中軍趙倣計設木柵  
二日而成賊見其孤懸深入恣衆數萬乘曉圍柵鏡鼓動地分  
軍迭進自卯至酉內外皆殊死戰賊仰攻九道不直湖南壯軍  
皆善射、必中傷賊縱火燒柵、中以水撲滅毀柵一間僧軍

少却慄手斬退者數人復樹柵以拒之矢將盡京畿水使李麟  
舟載數萬箭以繼之賊遂敗退慄令取賊尸磔裂支體散掛林  
木翌日查大受來視戰處曰外國有真將軍帝遣鴻臚寺官宣  
諭曰今觀權慄所斬獲該國人民尚可振作朕甚嘉之慄移軍  
坡州山城過賊西下分布諸將出沒鈔擊自是京城之賊樵採  
路絕賊率衆西出欲報幸州之敗望見慄壁壘高深歛衽而退  
擢拜慄都元帥○大駕移住永柔時大臣諸宰連請進住內地  
維係民望上持疑不從至是回向定州世子自成川奉庙社主  
赴行在進住肅川留世子內殿遂移住永柔○倭賊與天將講  
和棄京城而退清正還我兩王子及諸宰臣○帝勅賜山東糧  
十萬石漕運濟餉時不通海路已二百年遣武  
官共定邦至旅順口運米○發軍糧餘粟  
賑救遺民時賊掘京城已二年凶焰所被千里蕭然民不耕種

餓死殆盡全羅道所募皮穀二千石適至以前太守南宮悌為  
監賑官取松葉為屑每松屑十分合米屑一合投水以飲之人  
多穀少所活無幾查將於路見小兒匍匐吮死母乳哀而收之  
育於軍中自分所食軍糧三十石以補賑民○四月二十日提  
督入京城前一日賊已出城矣宗廟三闕及鍾樓太學蕩然灰  
燼惟小公主宅以秀家所止見遺故提督居之○是月二十五  
日宣靖兩陵變報至上在永柔行宮率百官出庭望哭廿九日  
服緦麻就位率百官行四拜哭盡哀又四拜百官以白衣黑笠  
黑帶行公上白衣白笠臨御體察使柳成龍以初九日馳啓賊  
變狀十六日馳啓移安狀云今初十日令臣軍官守門將李弘  
固率自募牙兵十名十二日三更自猪子島下舟入靖陵奉審  
則隧道掘取處深布帛尺十五尺許廣七尺許以手探審則祿

宸似若移在玄宫外掘土壙中無別物隧內瓦礫積且陵近處衣服片腐朽棄且觸手碎一收合理且禿音里又詣宣陵奉審則大王陵隧道前掘取處深七尺許廣五尺許坎中別無他物隧內等灰處外設薄板築盡火燒餘存只有數片王后陵隧道前掘取處深六尺許廣四尺許板子又為火燒灰隔則仍存兩位陵則並不犯玄宮獻陵則夜將曙不得奉審而敏九月賊發兩陵而靖陵則壙中一屍牀而未下其倫移且于松山以避賊也二十二日柳成龍奉審楊州松山里靖陵靈幄奉安處使順寧君陪侍幄殿五月命扶安都正碩壽等及崔興源沈守慶柳成龍俞遂應南李憲國宋贊李德馨崔暹李增權徵李碩白惟感成暉偕往奉審報奠拜哭成暉曰未辨數先拜哭則是君王也先行奉審無疑狀然後拜哭似當眾從之宗室及後宮速事者以諛書解記御容然後奉審及獻議皆以為不同乃命厚葬其屍丙申四月李好閱終日當宸之

變極為非常宜靖陵奉審時中廟受針之痕亦有驗而如此大事不甚盤驗此甚可疑云問于其時奉審大臣柳成龍金應南崔興源則更康陵亦掘破及半而止順懷世子之德嬪尹氏卒於壬辰三月末葬而乱作不知其處有昔乱初埋於昌慶宮後苑開視則無矣漫錄提督追賊至聞慶而還時天將以賊不送兩王子遣如相追之如相至漢江稱足疾乘輜還查將以下羅列漢南見有捕賊之人則結縛乱打先時解府使守門將李言多可駁外面書行在所一丈長紙封書開見則三攝臣聯各而南兵使行護軍各署而筆畫則似是黃廷彰五月經畧始發所書此則如是賊將脇使之極為痛心云牌文使之追賊去已數十日經畧卒於和議繼賊不追作此亂以示之恐人議已也賊既退分屯海邊自蔚山西生浦至順川九百里首尾相連依山憑海築城掘塹為久留計天朝又遣泗川提兵劉綬參將許國忠等率福建西蜀南蠻召募兵五千



皇朝指掌書宗道  
卷之四  
事狀昭乎終使操以所求于天子

來其中有海鬼數十名出南番面黑如鬼能潛行海底又有長人形體絕大幾二丈車載而來又以兩獮猴服弓矢騎馬前導能入賊中解馬韉南兵砲手一千善用火箭大砲槍刀之技皆勝於倭遂使劉綎屯星州八莒吳惟忠屯善山李寧祖承訓等屯居昌賂尚志王必迪屯慶州使沈惟敬往誘倭六月賊始還兩王子及黃廷等○倭賊攻陷晉州倡義使金千鎰與其子象乾及慶尚兵使崔慶會復讐將高從厚佐郎果山璫等北向再拜投江而死李宗仁死於此南江挾兩賊大呼投江曰金海府使李宗仁死於此進士文弘猷正字吳玘叅奉高敬禮等皆從死巨濟縣令金俊民獨馳馬巷戰衣披靡終日追逐九劔皆不中竟不知死處賊洩前年戰敗之情大肆屠殺流尸塞江大約死者六七萬壯士脫得數三人夷城郭焚閭舍一城為墟城

金上存圖文

被圍九日晝夜大小百餘戰死者相當而衆寡不敵外救不至力盡而死自賊變來陷敗之慘義烈之著無如晉城者千鎰慶會贈資成宗仁贈兵判俊民贈刑判立祠羅州賜額旌烈金將軍之靈凡人之在天地間有死而猶生者有生而猶死者生而死者猶焉夫天下皆是也若夫死而生者吾於倡義使金將軍而有感焉夫將軍當海寇狂逞君后草莽一國八道殆無堅城惟將軍揭竿斬木奮臂一呼衆傑響應得仗義之士千餘相與屯守漢江之澌誓不與賊共生而將軍之名烜赫中外不倭乃於王事之暇而不之一識荆南卽倦若故知也時倭奴方以貢請將軍輒扼腕不平每欲滅此而後朝食其志其功雖不售而將軍之名由之益顯故倭奴常私計以宋事比之方今之事武穆不死和義不成將軍不死貢約不成而倭之朝夕持籌者

惟此以殺將軍為事及其以散亡餘卒守晉州適崔君慶會亦  
在焉而崔君者尤倭奴夙昔之所忌憚者也由是倭奴重兵壓  
之圍幾十重鳥雀不能渡也欲得二公而後已斯時也不倭受  
命來守全羅因道間霖雨止宿竹山倏忽間大風震雷揚沙拔  
木若從余行之狀不倭冒雨前進信宿薄南原而飛報晉州以  
矢盡食竭而城陷若干日矣將軍父子及崔君皆罵賊而亡不  
倭始悟竹山之霖乃將軍父子之淚而大風震雷者其將軍不  
平之氣也於戲將軍何哭為將軍之名千載不朽矣將軍其不  
死也夫視之謀國不誠而致其君父之蒙塵擁兵不救而使城  
邑之灰燼乃甌然面目而荐紳其衣冠者雖生曷若將軍之死  
耶嗚呼昊天不祐乃父子云亡節義成方植我綱常幽明隔  
絕方晏寐羹牆良朋永別方既我一觴千鎰字士重号少孤貧  
勉念齋

從李恒學篤志力行動以聖賢為法私遺遠歷內外任皆稱職  
拜持平入侍極論時弊自卯至巳而上不吝一語千鎰氣沮謝  
病退貌寢身短若不勝衣至勇於為義雖賁育莫之奪也壬辰  
起義拜判決事賜號倡義使○且三道水軍統制使以李舜臣  
帶本職兼行舜臣請移營開山島島在巨濟南欲北湖南則至  
山由是路且便於商船至  
是以三道水軍不相統提特置統制以主之舜臣請於體府曰  
但付一面海浦則糧械自足乃黃海取鹽積穀鉅萬營舍器械  
無不完備為一巨鎮○九月經畧宋應昌提督李如松振旅還  
京留劉綎吳惟忠步軍萬餘人如松容貌魁傑宇量寬洪行軍  
臨陣鈴未得宜所過皆便之父瘁遠伯成樑追與書朝鮮吾先  
祖鄉汝其勉之成樑父平母道里山人殺人逃入鐵嶺衛以過  
功始為將擊成樑又以擊虜功封勳爵世世世世  
楚肅多謀善戰夷虜服愛戴立生祠而祀之其六子俱官提  
兵錦衣玉帶門戶煥赫命下家丁為都督及二品將軍者十餘

人趨未服事有同也韓世比之郭汾陽其妻宿氏亦女中裴郭也生於將家熟諳邊務性且方嚴而尤善御將諸子已而王衣帶而微有跡者則使伏地受杖如松嘗以其書私示伴使曰親如嬰兒然無敢為僣慢者矣教如此敢不為貴國盡力如松年三十餘初未時顏鬢甚韶還自嶺南鬢有白莖謂我人曰為甬國班白如此石屋身長八九尺容貌絕人望之有德氣眼光耿然對我使言我國事往之流涕其誠懇如此使壬辰主兵之地無此人而異論乘之則我國之事危且甚矣功成而身不保惜哉後上命建祠平壤祀石屋李如松而以李如栢張世爵楊元配賜額武烈○十月初四日車駕還都以貞陵洞月山大君舊宅今明禮宮為行宮陽川都正家桂林君家為大內沈義謙家為東宮沈連源家為宗廟又以附近大小家為闕內各司乙丙間就路東西邊建門用木作柵名曰時御所李恒福為兵判時始等長垣丙午將修景福宮前縣

監李國弼上疏言景福不吉宜營昌德宮朝廷從其議八道民結出布半疋水邊邑則作米船運以為燔尾等費三公戶工判主之戊申國恤已酉詔使除出米布用之宗廟則戊申秋奉安昌德宮則已酉說役而拘忌未即移御○頒教中外教文畧三都潰裂始誠出蒼黃之計匹馬飄零初豈有朝夕之慮五廟鍾簾久廢月出之衣冠十代園陵未濡寒食之麥飯又日城郭猶存嚮山河而慘目威儀復覩對父老而傷心天將啓泰而先否盍盍濟于艱難事也涉危而後安冀勉副於終始蜀中之駕雖返會稽之膽猶當上一日下教曰不可又淹問間即舊宮城裡畧構草廩欲為移處昔衛君菱舍于清此誠何時欲居大厦乎天將有以營建宮室為言上曰深讐未報何以家為○設壇文廟親行慰祭命禮曹刊書李增率儒生哭文廟墟又教禮官曰

神之在天下如水在地中無所往而不有惟其致誠則神在是矣故古人或設壇以祭豈必待木主遂等壇於學宮側設位以祭一以慰先聖之靈一以重倫紀於干戈之中也倫堂旧有碑為兵燹所推碎仁祖命李廷冕記其梗槩于碑陰○閏十一月帝遣行人司憲賜大紅蟒衣二襲綵段四表裡勅曰追思喪敗之因豈盡適然之數或言王偷玩細娛信惑羣小不恤民命不修軍容啓侮誨盜已非一朝而臣下未嘗有言前車之覆後車豈不戒矣其尚及今毋沈於酒色毋荒於盤遊毋偏信獨任以闕下情毋峻刑苦役以叢民怨先業其興大讐可雪自今存亡治亂之機在王不在朕戎之慎之先是給事中魏學曾上本處且我國至有易風等語事下兵部石星持不可宋應昌出學曾題本示尹根壽根壽上聞上招柳成龍示之曰予久知有此故欲辭退今果然矣

其本槩謂朝鮮既不能禦倭貽中國之憂當分其國為一二視其能禦賊者而付之成龍曰此乃無理之妄說惟當益吾所當為以解中國之憂可也上迎使受勅引見成龍曰予之見卿只今日顧內豎取酒來賜成龍曰以此相訣明日予將於天使前辭位耳明日上幸館所袖出御帖陳疾病不堪御國請辭位世子天使即於紅帖自書答曰王欲辭位有唐肅宗故事當奏聞以待天朝處分大臣率百官呈文天使頗納其說○光州士人金德岭起義兵德岭光州石底村人有神力勇健如飛頻有氣節家習儒業諷晦下人故人無知者亂後守制家居妹夫金應會慷慨士也屢勸使起兵德岭疑未決適潭陽府使李景杓長城縣監李貴疏薦其可任大將又諭世子令肯德岭乃與所善壯士崔聃岭等數十人俱起賣田宅為器仗傳檄募民得精壯五千

德岭手自指畫教以行陣所乘白馬日行千里所向剋捷如入  
無人賊號飛將軍○忠清道鴻山人宋儒真作亂時處盜起  
楊州有劇賊李能水利川有玄夢忠清道逆亂繼作儒真乃嘯  
聚賊徒傳檄劫掠京師震驚又投密書于全州云主惡不悛朋  
黨不解賦役煩重生民不安至有揚鷹牧野雖有罪於夷齊吊  
民伐罪實有光於湯武或誣稱義兵將李山謙士亭子所為山謙  
詣撫軍司自明收殺之兵曹判書李德馨賊徒藉以為言待命  
月餘上不許

午甲  
二十七年正月宋儒真等伏誅捕告人洪蟠洪慤賞加折衝○  
命詳定貢粟亂後貢法尤潰命減省舊案一從土產釐正未了  
而止貢物作米之議始此○領議政柳成龍上時務劄請通計  
國內田結量收米豆輸時京倉凡各司貢物及方物進上皆計

物定價令有司買供而取其餘以補軍需則兵食有賴而外方  
出米不均及各司防納刁證之弊皆可去矣竟為浮議所沮又  
曰京都前後長江左負高山右環大海天下之險無過於此若  
於上流沿江列柵多設器械則賊兵不能容易徑進忠州居  
上流為國門戶欲保忠州當把絕馬嶺有論至於漢江以南則  
利川驪州廣州為京都左輔水原南陽富平仁川為右拒若收  
兵時糧擇守要害則京城之勢稍有捍蔽而緩急庶有所恃矣  
南漢山城溫祿旧都有井有田可以修葺保守水原之瓦城於  
川之衿芝仁川之仁城皆係險要守之地云云又請修鎮管之  
制曰祖宗之制八道各置鎮管謂之兵馬節制使平時則鎮管  
為主鎮而檢飭其屬邑訓練軍伍有事則率其屬邑之軍鱗次  
整齊以聽主將約束其勢如身之使臂之使指一鎮管之軍

雖或奔潰而他鎮管各以大兵次第堅守或扼其前或毀其後  
或扼其左右自嶺湖以至京畿等邑一皆嚴兵整待國家之勢  
如重門複牆賊雖透得一重又有一重何至於一旬之間橫行  
千里徑造都城如陷無人之境乎祖宗徑遠之馭如此而中世  
以後一劫廢隳做出新規名曰制勝方畧國事至此大槩制勝  
方畧誤之也其所謂方畧大要以一道之軍預為分屬於是巡  
邊使防禦使助防將兵水使總聞賊報不察賊衆多寡地勢險  
易一例徵發皆聚境上既而朝廷遣將於千里之外無將之軍  
處：屯聚無約束無紀律暴露原野一日二日待將不至而賊  
鋒已迫飢渴絀乏則如鳥驚獸駭相率而潰所謂京將單騎馳  
下已散之軍藏匿山谷其誰招集而賊之先驅已迫不敗何待  
壬辰李鑑之事是已又請豫備糧儲今京城積粟僅支數月外

方倉廩俱竭前此所陳各道貢物盡為作米上番軍價布各司  
奴婢貢省作米聚諸京師可得十萬石又有煮鹽一策為理財  
要務其功於需用與穀相等興起鹽利別無他策只是招集鹽  
戶使之安集除其雜役不得侵撓隨時販買如古時之法軍糧  
及種子可得千萬石之多云：○二月設訓練都監我國兵制  
畧倣府兵分番立防兵農相依雖便於守國而常短於禦賊平  
壤之役上問李提督以前後勝敗之異提督曰前來此將恆習  
防胡故不利今來所用乃戚繼光紀效新書禦倭法所以勝也  
乃購得戚書示成龍曰予觀天下書多矣此書實難曉卿為講  
解成龍與從事李時菴儒生韓嶠等講質于天將及還都命設  
都監以成龍為都提調趙倣為大將兵判李德馨為堂上辛慶  
晉李弘胄為郎屬募飢民為兵能取一巨石能超一丈牆者入

格旬日得數千人教以戚氏三手砭射鍊技之法且把搃哨官  
部分鍊習數日成軍容是後宿衛扈從專用此軍成龍乃請措  
置糧餉加募萬兵置五營：置二千半留城中鍊習半出城外  
屯田以厚兵食之源而益固根本上從之事竟不成分遣教士  
于各道置哨官束伍軍選壯充額教鍊三手自是軍額頻增翌  
年啟鍊游擊胡大受出來為教三手請來○成渾入朝時渾病  
未隨駕至是赴行在上日變初倉黃過卿閣舍前卿不來問自  
知其罪重欲死不得今卿來請不勝感激○經畧宋應昌被劾去  
顧養謙代至給事中許松綱以應昌許封貢誤國壞事論罷○  
特拜金德岭忠勇將軍罷諸道義兵專屬德岭○五月顧經畧  
遣叅將胡澤劄付諭朝臣曰倭亦請和乞封：貢爾為倭請封  
貢則倭女德朝鮮罷兵去矣上堅不許至有侍位世子然後任

行許和之教柳成龍劄言我國既無以自振但依中國以焉與  
復而顧侍郎所言一向堅拒任事之人拂然不肯同心則我國  
之事無乃益睽孤乎請封議固不可惟備詳具事情奏聞以聽  
中國處置云諸議皆同上不得已從之成龍與成渾入侍語及  
和事渾與成龍議合陳其可奏之語如成龍劄辭時忠清監司  
李廷諤啓請許賊和臺論請極典渾力救之上益怒渾成龍惶  
恐而退上有詩曰一死吾寧忍求和願不聞如何倡邪說敗義  
惑三軍仍傳曰允今朝廷處置邊將所為：成龍邪說所誤命  
榜示廟堂渾不敢自明金字題謂少頃早正王法然後無愧於  
宗廟有辭於後世李爾瞻劾成龍邪說主和成龍辭免胡澤之  
還奏請使許頊賚封倭奏文隨去○八月劉綎承命班師世子  
及諸臣皆請留不聽初天兵多聚我國女人在嶺湖作舍居住

及還皆隨去至山海關不得入與房子等作配寄住已亥盡教  
查還緹素無子其在大帥納善山私婢生子今行率去緹妻○  
叔養之以成東征時率其女出來以數百兩銀贖良去  
經畧顧養謙以主和被劾去兵侍孫鑛代來○慶尚兵使金應  
瑞會平行長于咸安行長遣倭譯要時羅求見講和應瑞聞于  
朝而往會之行長等辟人聚首曰朝鮮力請封貢使解兵還國  
則日本說朝鮮之德豈不美哉應瑞知行長與清正不許因而  
行間曰吾聞清正與大人有乖悖之事有清正則大人兩壁之  
事終不成矣行長曰我之欲罪清正極矣無可殺之事極為切  
痛朝鮮以清正之罪書下于鄙人則諸陣入送甚不難矣應瑞一名  
景瑞戊午以平安兵使副元帥○因兩司合啓鄭澈追奪官爵  
深河之戰敗降虜死于女真  
前縣監權愉上疏言山林之士寃死獄中為奸臣構陷澈子宗  
溟以草土臣上疏訟又寃不報於是臺論縉起金宇頤李時光  
沈源河奇自獻

朴承宗李繼進奪傳旨鄭澈以蛇蝎之性懷鬼蜮之謀毒氣所  
鍾唯以傷人居物為事頃值逆變幸國家之禍為一已逞憾之  
地廣風爪牙皆自指揮或手草疏打盡異已為窞中：崔永慶  
本以林下士嘗以澈為素性小人澈心常啣之中樞府會議之  
日倡說嶺南有名之人亦有黨逆者意指永慶欲起大獄適有  
力辨者其說不行則乃自遣近臣為御使使之往詣晉州永慶  
之怨家欲誅其言以構陷之其家不為誣告奉使之人亦不從  
澈意更與其黨造飛語一則曰吉三峯二則曰崔三峯終日是  
永慶也自倡自和尋帝傳播然後方始起獄自上察其寃枉特  
命放釋而又嗾台諫更請再鞫至以鑿山通路越境相從為言  
鄭賊當初托名士流永慶若將相從當遵大路有何不可而必  
如是乎澈又於稠中乘醉以刀擬頸曰永慶於吾欲如此其處



心積慮渠亦不能自掩也於是百敝羅織竟致瘦死既死之後猶未決意反以理屈自盡為言啓罷禁府都事雖祖珽百升之誼南衣走肖之讖不如是陰慘也朴東訖以為山林之士寃死獄中孰不痛憤申欽以為惟其落於一邊使永慶不免於死者是其罪也李時發以為公論奮發在所不能已者可見人心之所同然矣至於亂國稱寃公論自憤則激乃曰上意如此無如之何快讐於已故怨於上其用心巧且慘矣干戈搶攘國事危迫而公論一脉未可泯滅為惡者身無存沒皆得討而誅之故進奪官爵下吏曹

未乙

二十八年嶺南官軍討平土賊數年以來土賊大起南原賊金希嶺南賊林傑等最橫行難制南原判官金瑠雲峯縣監南依屢為所敗任實之賊亦剽掠至是七邑之師共圍回文山賊

勢蹙地險飢困不能戰遂捕殺賊帥金希善大水長城人又殺高波道路始通○奉皇旨等愍忠壇于弘濟院傍○遣韓應寅請世子封典時神宗皇帝受第二子濮王洵意不屬恭昌帝故禮部每以越次不許蓋為恭昌地也○拿鞠忠勇將軍金德齡德齡起兵三年無寸功多殺無辜尹根壽極因晉州馳啓拿鞠翌春歲宥○大有年木綿災一疋直米三四十斗

申丙

二十九年封倭正使李宗誠逃故宗誠等至釜山福建人蕭鶴鳴等自倭中出來言閔白實無受封意將拘囚詔使宗誠臨淮勲嫡紈袴子弟聞而悞恟四月初三日二更挈一家丁背負黃袱微服垂面紗給守倭開門跳出夜黑迷道誤抵蔚山賊壘竄山谷不食三日由慶州向京城倭朝乃覺之發兵圍副使一邊追趕副使日高故不起義智等至廳外號告上使逃去副使

曰癡人初見異國氣色鬱悒不耐而逃命勿追趕日晏到正使館所奉還印勅倭中晏然倭人只等封貢撤兵卜物盡載船聞此還為解卜羣倭痛哭曰吾等入敵無期副使招通事曰天下萬古見如此可駭事予以堂、天朝使臣來小邦事當光明正大豈有徑自逃出之天使乎大丈夫死則死矣豈可顧一身利害不顧朝廷事面乎本國則一家其在倭也笑侮何遣沈友勝具由奏聞帝怒命下宗誠錦衣獄陞邦亨為上使惟敬為副使○清正撤兵還去○陞義州牧為府尹以行幸所故也壬子陞人王世○登統軍亭主山曰七年王氣應於此地云壬辰建行宮廟聖堂於此地○命傅位世子屢請封而不得因下此教世子上疏諸臣伏閣還收○鴻山賊李受鶴伏誅受鶴京口賊孽也落魄無行為父所出從事福禪棘先鋒將韓絢軍至是起兵不數日衆數萬襲鴻山擒其倖尹英賢及林

川郡守朴振國連陷青陽定山等六邑韓絢知事不成不應進逼洪州牧使洪可臣招州居武臣林得義朴名賢前兵使辛景恒等為守城許藍浦縣監朴東善馳見水使崔湖領兵赴援人心始定受鶴初起誑其衆曰金德岭與我有約都元帥水使洪李男亦皆通謀衆皆信之及見水使入城始知其虛德岭亦引兵來赴賊氣沮是夜賊潰其下林億明執受鶴以獻韓絢亦事覺誅策靖難功錄洪可臣等四人○封倭使楊邦亨沈惟敬跟隨陪臣黃慎回自日本先是惟敬挾倭將小西飛持關白降表而來皇朝以惟敬終至而晉州見陷納款之意成留小西飛於遼東久不報兵部收小西飛入京詰以三事一但求封不求貢一二倭小不留釜山三永不侵朝鮮西飛請導約束更隨惟敬入倭營宣諭又差李宗誠楊邦亨往封秀吉為日本王及宗誠逃而邦亨為正使惟敬又要我同行

他  
多  
的  
款  
云

曰癡人初見異國氣色鬱悒不耐而逃命而追趕日晏到正使館所奉還印勅倭中晏然倭人只等封貢撤兵卜物盡載船聞此還為解卜羣倭痛哭曰吾等入敵無期副使招通事曰天下萬古見如此可駭事予以堂、天朝使臣來小邦事當光明正大豈有徑自逃出之天使乎大丈夫死則死矣豈可顧一身利害不顧朝廷事面乎本國則一家其在倭也笑侮何遣沈友勝具由奏聞帝怒命下宗誠錦衣獄陞邦亨為上使惟敬為副使○清正撤兵還去○陞義州牧為府尹以行幸所故也壬子陞人王世○登統軍亭主山曰七年王氣應於此此地○命傅位世子屢請封而不得因下此教世子上疏諸臣伏閣還收○鴻山賊李受鶴伏誅受鶴京口賊孽也落魄無行為父所出從事禡禡先鋒將韓絢軍至是起兵不教日衆數萬襲鴻山擒其倅尹英賢及林

川郡守朴振國連陷青陽定山等六邑韓絢知事不成不應進逼洪州牧使洪可臣招州居武臣林得義朴名賢前兵使辛景恒等為守城許藍浦縣監朴東善馳見水使崔湖領兵赴援人心始定受鶴初起誑其衆曰金德岭與我有約都元帥水使洪李男亦皆通謀衆皆信之及見水使入城始知其虛德岭亦引兵來赴賊氣沮是夜賊潰其下林億明執受鶴以獻韓絢亦事覺誅策靖難功錄洪可臣等四人○封倭使楊邦亨沈惟敬跟隨陪臣黃慎回自日本先是惟敬挾倭將小西飛持關白降表而來皇朝以惟敬終至而晉州見陷納款之意成留小西飛於遼東久不報兵部收小西飛入京詰以三事一但求封不求貢一二倭小不留釜山三永不侵朝鮮小西飛請導約束更隨惟敬入倭營宣諭又差李宗誠楊邦亨往封秀吉為日本王及宗誠逃而邦亨為正使惟敬又要我同行

曰癡人初見異國氣色驚愕不耐而逃命勿追趕日晏到正使館所奉還印勅倭中晏然倭人只等封貢撤兵卜物盡載無聞此還為解卜羣倭痛哭曰吾等入故無期副使招通事曰天下萬古見如此可駭事予以堂、天朝使臣來小邦事當光明正大豈有徑自逃出之天使乎大丈夫死則死矣豈可顧一身利害不顧朝廷事面乎本國則一家其在倭奴笑侮何遣沈友勝具由奏聞帝怒命下宗誠錦衣獄陞邦亨為上使惟敬為副使○清正撤兵還去○陞義州牧為府尹以行幸所故也壬子陞人王世○命傅位世子屢請封而登統軍亭主山日七年王氣應於此地云壬辰建行宮廟聖堂於此地不得因下此教世子上疏諸臣伏閣還收○鴻山賊李夢鶴伏誅夢鶴京口賊孽也落魄無行為父所出從事福禪棘先鋒將韓絢軍至是起兵不數日衆數萬襲鴻山擒其倖尹英賢及林

川郡守朴振國連陷青陽定山等六邑韓絢知事不成不應進逼洪州牧使洪可臣招州居武臣林得義朴名賢前兵使辛景恒等為守城許藍浦縣監朴東善馳見水使崔湖領兵赴援人心始定夢鶴初起誑其衆曰金德岭與我有約都元帥水使洪李男亦皆通謀衆皆信之及見水使入城始知其虛德岭亦引兵來赴賊氣沮是夜賊潰其下林億明執夢鶴以獻韓絢亦事覺誅策請難功錄洪可臣等四人○封倭使楊邦亨沈惟敬跟隨陪臣黃慎回自日本先是惟敬挾倭將小西飛持閔白降表而來皇朝以惟敬終至而晉州見陷納款之意成留小西飛於遼東久不報兵部收小西飛入京詰以三事一但求封不求貢一二倭小不留釜山三永不侵朝鮮小西飛請導約束更隨惟敬入倭營宣諭又差李宗誠楊邦亨往封秀吉為日本王及宗誠逃而邦亨為正使惟敬又要我同行

柳成龍請遣大臣以接伴使黃慎陞敦寧都正為通使正事稱  
以跟隨陪臣八月十五日自馬島發船至洋中風颺日黑舟中  
人莫不失措慎整衣冠焚香誓海曰豺虎叢中既持三年之節  
蛟龍窟上又乘八月之槎捐軀是甘稽首自誓慎遭時板蕩許  
國軀馳雖險阻艱難備嘗之矣然州里蠻貊可行子哉賴有寸  
赤之不渝可質彼蒼而無媿四千里行役何敢一毫憚勞三十  
年工夫正宜今日得力固王事之靡監抑臣職之當然直掛風  
帆遙指日域苟可安社利國死且不辭如使辱命失身生亦何  
補伏願聖靈鑑此忱誠幸斯言之不誣天有知也倘一念之或  
怠神其殛之投文海中風止波靜到日本閱白初若受封然盛  
歸館宇以待時地大震閱白所處五層樓傾倒毀其中宮姐四百  
餘人壓死天使所館亦壞壓死者多豐州外地震有一村忽陷

為大澤人物陷死數千人又兩五色毛秀吉與天使相會請留  
一日忽大怒曰我放還朝鮮王子朝鮮當使王子來謝而今使  
臣秩卑是慢我也受詔勅偽稱脚瘡拜不屈膝慎等不得傳命  
並促兩司同回而亦無謝恩天朝之禮行長復回釜山清正復  
屯西生浦聲言邀王子來謝始解兵本國即遣使馳奏於是石  
星惟敬皆得罪而天兵復出矣邦亨既還中國見廷論已峻直  
吐顏末委罪惟敬并以本兵彌縫命速惟敬初倭要七件事一  
曰割地二曰封王三曰進貢四曰印顆五曰蟒襲六曰冲天冠  
七日欲如單于之於漢而婚公主惟敬諱其四事只言封貢印  
三事欲臨事彌縫者且成事而不以實聞故和事不成天子知其  
詐功責本兵石星上本明辨孫鑪乞解兵樞天子乃下邦亨于  
獄勘問如律及丁酉倭兵再動科道論星主和誤國下于獄惟

敬棄市星竟死獄中○十一月復遣體察使李元翼南下時和  
事已敗朝野洵悞元翼請清野待變上面諭曰卿與諸使戮力  
效死毋以賊遺予再有龍濟之厄也上為出涕元翼亦投淚而  
退○遣義僧將惟正入清正營探情傳○速統制使李舜臣于  
獄削職從軍初元均德舜臣之未救相得甚歡既而爭功不能  
連結內外搆誣舜臣方清正之再出也行長使卒倭要時羅來  
言於金應瑞曰和事不成由於清正某日當渡海朝鮮若  
邀諸海中可擒也應瑞上其事朝議信之尹根壽尤以為機不  
可失終俟邀擊舜臣疑賊有詐遲回屢日要時羅又來言清正  
已下陸何不截殺倭示恨惜之狀事聞彥啓拿鞠以均代之鄭  
琢獨言軍機利害難可遙度其所不進未也無意舜臣各將不  
可殺命減死削職白衣從軍舜臣母在牙山聞其速獄憂悸而

丁酉

歿舜臣出獄道過牙山成服即往權慄麾下從軍聞者悲之  
三十年正月天朝以右僉都御史楊鎬為經理兵書邢玠為總  
督麻貴為提督副總兵楊元吳唯忠游擊牛伯英陳愚衷從征  
叅政蕭應官監軍戶部郎中董漢督餉部分諸將屯守要害○  
八月閩山舟師潰統制使元均全羅水使李億祺敗走均既至  
閩山恣變舜臣約束凡編裨士卒之稍為舜臣任使者皆斥去  
之舜臣在營時俸運籌堂日與將佐謀猷其中雖行伍下卒亦  
許稟事均絜受妾居其壘籬備內外罕接將士日事醉醕刑罰  
無度諸將譏笑士卒惡憤行長又遣要時羅紹應瑞倭船某日  
甯添至可以邀擊權慄信之促均進兵均既以遲疑不進陷舜  
臣雖知勢難而無以為辭盡率戰艦至絕影島風起浪作日又  
昏黑倭欲以計疲之下進不與交鋒夜深風盛我艦四散

分漂均收餘船還加德島倭自島中突出掩之均失亡將士又退至柴川島權檄召杖之督令更進均益憤懣醉卧夜半倭船來襲之軍大潰均舍舟登岸欲走而體肥不能步坐憇樹下遂為賊殺李億祺投水死右水使裴稷屢諫均不聽至是私約所領船戎嚴待變見賊至奪港而走至關山焚閭舍糧械而去關山敗報至復拜辭臣統制使慄已使辭臣往收餘兵辭臣與一軍官晝夜潛行收散卒為禦賊計○賊陷黃石山城安陰縣監郭趨前郡守趙宗道死之初體察使李元翼以黃石嶺湖咽喉賊所必爭令趨率三邑兵守之賊至晝夜督戰城陷拋胡床二子履常履厚托持俱死女嫁柳文虎為賊所執郭氏已出城謂其婢曰父死不死為有夫在耳今夫又被執吾何生為自刎死○賊陷南原總兵楊元潰圍走遠接使鄭期遠兵使李福男防

禦使吳應井助防將金敬老別將申浩府使任鉉判官李德恢求禮縣監李元春皆死之開山既敗賊水陸並至城中洶楊元檄諸將同守悉焚城外民家賊未倚石牆土壁間發銃丸人多中死一日賊刈城外雜草及稻禾依束積牆壁間城中莫測夜聞倭陣中噐聲有運物狀一面飛丸如兩人不敵外窺一二時驚止而草束已填壕與城平倭衆蹂躪登城天兵倉卒騎馬爭門而出足蹄如束不能回旋賊奮長鈎亂斫天兵俛首受刃會月明得脫者無幾賊列圍木柵編束刃鈎搃兵驍勇鞭驅駿馬：則趨逸觸刃而仆積與柵平搃兵躍馬踏死馬背而出欲救伴使偕出者再伴使不聞輒墮落不能從倭追急搃兵齊放四五馬奔馳之際馬力疲趨跨他馬周回而走馬知人意散走指呼則一齊聚首而集被甲騰換有如易席賊不能害南原既

陷全州以並尾解矣元以此被誅○前縣監朴惺上疏斥李珥  
成渾至謂奸黨之魁惺乃仁弘門徒也○李舜臣敗于珠島碧  
波亭下舜臣至珠島收兵船得十餘艘時沿海人士乘船避亂  
者聞舜臣至莫不喜悅舜臣列艦碧波亭下忽下令軍中日今  
夜賊必襲我各船整軍戒嚴是夜哨船急報賊來乃令毋動寂  
然以俟時月掛西山：影倒海半邊微陰賊船多從陰黑中來  
未將近放砲呐喊賊知有備一時放丸聲震海中舜臣督戰益  
急賊遂退諸將以為神回軍鳴梁天明賊船五六百蔽海以上  
其將馬多時素号善水戰欲犯西海衆皆洵悞舜臣乃令避亂  
船排列为疑兵自領戰艦當前直出巨濟縣令安衛乘風順潮  
直衝賊陣賊四面圍抱衛死戰不得出舜臣督諸船破賊三十  
餘艘擊楫誓衆乘勝而進賊死叩不敢抵敵亂軍而遁遂殺馬

海

上之有廟

多時移軍寶花島舜臣當潰散之餘治艦備械糞蓋販賣數月  
之內得穀萬石將士雲集軍聲復振又作海路通行帖以船大  
小差次受帖大船三石中船二石小船一石避亂之人盡載穀  
糧入海以故納米為難而以通行為喜旬日得軍糧萬餘石又  
募民輸銅鑄砲伐木造船事：皆辦遠近避亂者往依舜臣結  
廬造幕販賣為生島中不能容舜臣在軍夜未嘗解甲是夜月  
明枕鼓而卧忽起坐呼左右求  
燒酒未飲一盃忽呼諸○楊鎬遣副總兵解生等大破倭兵於  
稷山賊既陷南原長驅京畿經理聞之自平壤馳入京城責諸  
將不戰密選精騎遣勇將解生牛伯英楊登山擺寨伏兵於稷  
山金烏坪縱突騎擊之賊披靡而走死者無數是日經理請上  
視師江上人皆荷擔內殿西行捷報至京中稍定○十月上出  
興仁門迎庙社主至權行所行焚香禮○始直叢所承旨韓俊



謙建白依中朝法立撥馬馳報邊情○經理楊鎬提督麻貴進  
攻蔚山島城不利而退清正等城於蔚山東海遼州絕處曰島  
山經理移書軍門言當先攻清正斷賊右臂自領四萬餘衆南  
下分三路進兵斬首四百餘級拔太平江伴鳩亭兩賊窟賊走  
入島山天兵貪批獲不卽進而賊已批險固守地險城堅未易  
拔島山無水賊夜出汲城外別將金應瑞率降倭仗衆傍一夜  
所獲甚多皆飢羸僅屬拜氣皆言城中糧絕無水將自潰會天  
寒陰雨士皆墮指殆不自振有賊艇九十餘艘自藍江來又聞  
釜山梁山等倭有統出軍後之形經理恐為所乘遽移師還京  
天兵死者幾千三四百傷者數千陳  
宣及陳是襄中九糧械蕩然無遺○丁酉再擒倭兵十萬五  
千四百名減此半將帥二十七秀吉今日人有兩耳鼻則一也  
以鼻代首一兵各滿一升沉藍以送取埋北郊作一高丘未踰

年而藍實其腹矣○嶺南屯倭厭其久戍投降者多金應瑞所  
聚後百餘名其首倭曰金尚義多立戰功官至嘉善此後三十  
年間降倭等居密陽等地長子孫務耕種号降倭村其無功者  
分處西北死於迺變○天朝游擊擺寨卒于門禮曹遵聖教義  
起定式自後游擊以上喪并二日停朝市○備邊司請三邊魚  
藍統領區畫以裕軍食上以法必待人而行不許○兵部主事  
丁應泰上本劾楊鎬島之山戰陳宣周陞得罪經理謫於應泰  
曰島山之役天兵死者甚衆乾沒糧銀不分給各陳應泰構疏  
參劾楊鎬欺罔僨事二十罪鎬革任回籍給事中徐觀測勘島  
山功罪右僉都御史萬世德代為經理  
三十一年遣使辨丁應泰誣奏上以楊鎬於諸經理中銳意討  
賊遣崔天健具奏卞鎬被誣又遣李元翼續奏之應泰怒連上

章並誣本國上席藁不視事遣李恒福李廷臣等陳奏下詔命  
柳成龍詳以母老故上 畧曰日者資畫丁應泰以等城一事搆  
不悅李爾曠劫恒福代 臣以不測之語臣驚惶痛迫已經具本哀籲去訖方西望唐海  
怵惕俟命繼以見官本第三疏搆捏小邦極其浪藉讀之未終  
心腹墜裂臣既被此罪名誠不可一日容息於覆載之間惟痛  
早服王法以謝天下茅以一死固甘而臣之情事苟或一毫之  
未白則生為逆臣死為逆鬼地下之目亦不得瞑矣疏中所論  
言亦污口誠不欲掛之齒牙有所陳于然君父之側固非妄言  
之地是非虛寔此心難欺有罪無罪皇鑑在上臣請逐一條陳  
謹查日本自高麗之季以至小邦之初跳梁侵掠歲為邊患東  
南沿海數千里之地廣為榛莽先臣康獻王力戰殲討僅能勘  
定而猶未能防其窳蕪對馬一島最近於我其人利我互市未

款南邊因其納款許其往來其後日本諸島之倭亦有因緣求  
好小邦視之如禽獸待之如蛇虺為生靈誅逐許以開市以中  
其欲或賜以米穀以悅其心於是有款待倭使之例伊勢守之  
歸賜以細米壽蘭僧之還付送諭書即此也至正統年間因其  
來使嘗遣陪臣申叔舟通諭而來蓋所以驗察彼中情狀盛衰  
強弱而仍聽賊情報聞天朝此固有國之所未免而亦天朝之  
所已知也惟其如是故正統癸亥年間倭寇上國仍掠小邦濟  
州為小邦邊臣所得餘賊遁故對馬島小邦遣人諭島主拿送  
獻俘于天朝嘉靖癸未倭奴作亂於寧波府殺遞將而走其黨  
藤原中林等被獲於小邦即獻俘敵及所搶唐人又於嘉靖癸  
丑丙辰年俱獲入犯之倭節次獻俘屠歲朝廷嘉賚此皆小邦  
為天朝竭心殫力一面捍禦以遏其鋒一面撫輯以防其讐使

醜類畏服不敢生心以弭邊疆之禍以效藩屏之職者也且對  
馬島倭初請來寓於薺浦釜山鹽浦等地以為互市釣魚之所  
小邦遂許其來居使之探候賊倭聲息此所以有三浦倭戶之  
說也然其居止及通行皆有定處不得違越因緣結幕者商販  
潛接者事畢後故留者一皆痛禁此則海東記已盡載錄即小  
邦鈐束之意亦可以見而其後漸盛繁滋至正德庚午三浦之  
倭作亂殺薺浦僉使李友魯小邦遣將勦滅三浦之無倭戶今  
已八九十年今乃謂小邦與世居倭戶往招諸倭起兵同犯言  
之不近乃至於此至於海東記畧是乃陪臣申叔舟得倭人所  
記其國風俗世係地蓋遂因其本藁付以小邦款待倭奴事例  
依一冊名為海東諸國記蓋小邦與日本聲跡茫然只是未則  
不拒畧為羈縻之計而已至申叔舟往來之後稍知其國蹟因

瞻出一編以為異國奇聞而今乃以覆瓿之斷簡作為陷人奇  
貨招撫流聞捏造虛辭亦已甚矣其所謂年号大書分書之事  
尤不足辨蓋此書只因其國所記而添註故其國僭稱年号之  
下分註大明年号以表日本僭稱之某年為天朝建元之幾年  
如曰嘉吉元年既正統六年云者是也大書者本書也分書者  
添註也加一即字其意尤明春秋因魯史所作故大書魯元年  
其下分註周平王幾年亦可因此而有疑於尊周之意乎况其  
國王闕白皆書死尊奉者果若是乎且書中既稱來朝而今乃  
曰彼此相朝書中既云賜米而今乃謂鮮人納貢自做臆說以  
掩其實欲加其罪其無辭乎若曰小邦奉日本年号則序文之  
末何以加天朝成化記元乎且序文則申叔舟茅因其書而泛  
論古昔待夷之道是不過一文人措語之謬事在百年之前微

蹟甚矣而今欲執此而為罪某目之以輕獲中國豈不寃乎况其書中所謂欺誑真偽變詐百端溪壑之怨無旁小拂其意便發憤言地絕海隔難審情偽等語即小邦待倭之情已自槩見至於稱号一事則小邦海外荒僻自三国以來禮義各号慕效中國多有倂擬至我先臣康獻王凡有干記者一功厘正以至微細節目亦未嘗不謹以為上下截然之分傳之子孫守如金石而獨其称号則自新羅高麗有此謬誤蓋以臣民襲舊承謬猥加尊称相沿而不知改此實無知妄誣之罪以此受罪臣雖萬死固無所辭若謂之僭則非其情也小邦自先臣以來血心事上盡禮盡誠律用大明律曆用大統曆服色禮儀無不慕尚而天使之來有迎詔儀陪臣之去有拜表禮正至聖節有望闕之禮率皆處心精白肅敬將事一如對越天威以至各樣文書

公私簡牘皆奉年号習為恒式此皆常經通誼撐柱宇宙不以內外而有間無論愚智而皆知者也豈敢以區區一号自陷於僭上之愆哉况茲者天朝之視小邦如一家小邦書籍如國乘稗說多入中國小邦事蹟班班可見且七年之間大小衙門及各樣將官徃來軍兵及買賣商賈項輩相望表裡無間小邦所謂纖悉難掩若所謂夾江中洲者與小邦義州只隔一水冰合之後謾為平地彼此人民交通買賣恐惹起事端故嘉靖年間移啓都事奏聞朝廷將冒耕等處盡行拋荒至於立碑禁約事之顛末不過如此小邦自有分土天朝亦有定制場界之事小邦固當謹守其一而一聽處分寧有彼疆此界互相爭占之理只欲禁葦住種以防混處惹事之患而已小邦不曾與遼民爭訟而乃云爭都司不曾以此事斷禁而却說斷禁言之因極至

於是乎最所寃痛者辛卯之春賊酋秀吉篡君稔惡陰懷異圖遣使致書以探虛實脅以同逆要以假途臣拒以大義斥絕其使卽具奏馳聞事蹟昭然今不必煩辨寧有引賊入來自覆其國而爭地於父母之邦者哉臣雖無狀不至於狂惑喪心求之於理近乎否耶若然皇上緣何發十萬兵以援犯上之虜國小邦緣何竭七年力以戰自招之倭賊乎然臣之得此於贊畫者亦有其由臣頃於楊鎬之啟抗奏保留論議相左激而至此然臣之意則只以楊鎬久在小邦一心討賊小邦之人方倚此而成功一朝受枉邊機將誤却恐大事漸跌他議或間息乞專任以畢天討是臣區區保無他意臣失職辜恩方俟嚴譴尚每敢結黨朋欺以重臣罪且贊畫東來亦膺帝命再疏三疏等度何事督撫按鎮殆盡一網東征壯士之專意主戰者皆被詆斥且

悞東事之幸完務壞諸人之成績使軍情疑沮諸將解體其主意所在蓋可知矣卽小邦滅亡已不足言而竊恐天下大事自此去矣臣東藩之外臣也迹不入於朝無毫髮之援所恃者吾君也臣旣至此生不如死環東土數千里淪為禽獸之區是臣不唯獲戾於聖朝而又得罪於倫紀為萬世之罪人得罪於祖先為一家之罪人得罪於臣民為一國之罪人縱使讐賊盡滅疆土盡復惡名在身持此女故伏願聖明將臣所奏特下公庭另行查辦事果是寔亟正臣罪以肅王法如係寃枉亟賜昭雪俾臣得以自立於天壤之間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兵曹叅議李廷龜製進上覽而嘉之擢拜工曹叅判為副使初經理中軍彭友德招接伴使李德馨密言應恭忝奏事曰經理之不幸亦貴國之不幸也翌日往慰經理笑曰應恭心腸異於常人真

可惡也我欲以法鈴束諸將而諫言至此作事亦難矣鎬將還  
上出餞于弘濟院為之泣鎬亦恻然動容都人士女皆出租郊  
外立碑慕華館使李海龍書之後經理因我使請印碑以送上  
媿其碑小記畧即命改立豐碑李廷龜製金玄成書鎬居慶起  
復為經理  
出已亥閏四月李恒福還禮部奉聖旨丁應泰姑着革職為民  
回籍聽勘○舟師都督陳璘領水軍五百艘南下上出餞于銅  
雀津璘善戰長撫御性暴極與人多忤李舜臣方在古今島  
聞其至大敗漁多得鹿承威備酒餼以待備軍儀遠迎大亨將  
士無不醉飽相告語曰是家果良將也璘亦心喜尋獲賊首四  
十悉以與璘為功璘益喜過望自是事也啓於舜臣出也并轡  
舜臣遂約束天兵與我軍無異奪民一縷者皆拿致棍棒無敢  
違令者島中肅然璘上書于上曰統制李舜臣有經天緯地之

才補天浴日之功蓋心服也舜臣與璘方宴酣賊大至舜臣自  
突陣發火砲燒賊船四十艘璘喜曰此為王之屏翰古之名將  
無以加焉○九月軍門邢玠部分諸將四路進兵三路皆不利  
陳璘與李舜臣大破倭師舜臣中丸卒于軍時董一元主中路  
擊泗川賊義弘賊見兵勢大走入陣一元縱兵追掩因圍法比  
島賊示之弱埋硝城外而風火具自出戰倭敗入城天兵追入  
賊回兵佯戰俄而火發各軍驚潰賊挺劍亂斫一元僅以身免  
失江南軍糧萬二千石麻貴主東路圍清正於島山城堅不可  
破遂退師劉綬主西路攻行長於順天倭橋倭橋即橋也本無  
橋形勢絕勝為湖  
南第一行長此高第石橋蓋我固方音  
與倭橋與音義相似故訛傳為身橋約與行長相會講和  
粧旗官為提督虞侯為接伴使提督自着千總服侍立而令王  
之翰等乘行長出城進兵薄城遮截而綬從中擒之埋硝錫二十

於中路放鴿為號計已定行長未及草舍望軍勢甚盛持疑不  
進俄而放砲鴿東路兵遽進放砲行長驚惶還走入城提督催  
軍進趕三路合勢斬九十餘級遂圍賊砦密通陳璘水陸夾攻  
是夜璘乘潮內薄水寨聞陸軍聲極意其已入城殊死先登潮  
水忽退為賊所乘自燒其船四十隻僅得脫璘大憤親到艇帳  
中裂破紙手旗責以心腸不好即欲具報軍門紙面色如土扣  
膏大痛以謝之棄甲拋糧還屯富有與賊約退通于璘賊方解  
故可好放送璘恚荅曰水陸異策各自為之行長與賊約留首  
級器械而去紙乃入城搜出首級而我國被擄及質倭六人并  
斬以充級以金字大書西路大捷四字飛報軍門人皆不直之  
矣行長以白金百兩寶刀五十柄假途於璘又以銳劍遺璘臣  
璘臣却之曰我自壬辰殺賊無數所得銳劍自足用又因璘遺

以銀兩酒肉璘臣曰此賊於天朝有難貸之罪老爺反欲受  
賂耶後賊使再來璘辭之曰我於李將軍既已見愧何可再為  
是夜璘臣於船上跪祝曰今日固決死願天女殲此賊祝罷進  
兵露梁擊破倭兵焚船五十斬首二百戰酣行長從外洋脫出泗  
川賊圍璘臣屢重璘犯圍直入救之賊又圍璘船幾及璘：子  
九經以身趕之被刺流血不動旌牌官以鎗鈹刺其膏投海九  
經得免天兵從高散噴筒風息火烈賊船數百頃刻焚燒海波  
盡赤璘臣見璘船被圍合力血戰焚賊船二百追至南海界親  
冒矢石手自擊鼓飛丸中其腦出背後左右扶入帳中璘臣曰  
戰方急慎勿言我死言訖而絕兄子莞秘其喪督戰益急賊退  
璘使人謝救已望見統制船士卒爭首級曰統制女死矣問之果  
然璘憤以身投船者三日吾意老爺生來救我何故亡耶無可

與有為矣天兵亦却肉不食南民奔走巷哭搢文以祭伴使李  
德馨以李時言代之璘先已使李純信代領其眾振旅還京哭  
于崩臣靈座吊其妻子而去○七月倭酋秀吉死諸倭皆撤兵  
去秀吉既死關東大將家康立秀吉子秀賴為主取諸將妻子  
為質收其軍還清正行長等皆渡海去關東納言景勝叛家康  
東征而關西將輝元批王城叛家康還擊大破之石田治南部  
及安國寺小西飛平行長等皆斬輝元盡奪食邑削髮為僧毋  
置城外秀吉性好猾專以詭浪笑傲玩弄家康以下如嬰兒又  
喜沽醬膏餅之狀使家康等作行人買食之態一文賣一鎊戲  
為計較又專以權謀取諸將當夜宿于東入昏便在西又多養  
他人女稍有權力者盡以婚媾籠絡以留後思使家康領東諸  
將居大板以捍西諸將謀反者使輝元率西諸將居伏見以備

東諸將蓋倭性好生事燕居一兩月則女生作亂之心故力役  
不休以消銳毒之氣云及秀吉死家康慮國內生變秘不發喪  
剖其腹實以鹽豉木桶加平時冠服雖諸將莫知其死至八月  
晦始不得掩壬辰之役倭人鎗刃務為簡便且極華靡多以虎  
皮雉尾為戎服且以金銀作碗礪以裝馬首及人面極其詭駭  
以炫耀人目我軍初見喪心棉魄到處潰散虞候李曄被擄於  
清正秀吉教招見或捋鬚或拊背因自起跪示勇館之大藏家  
衣以錦繡留四月曄結壯士之解倭語者散其所與銀錢買船  
居數日大藏覺之水陸追捕曄作詩曰春方東到恨方長風自  
啟時意自忙親失夜笳呼曉月妻如畫燭哭朝陽傳承舊院花  
應落世守先隴草女荒盡是三韓侯閼族安能異域混牛羊遂引  
劍自刺墮海中句出其屍生致其餘至倭京盡知輟掛我國男



女聞者莫不流涕

交已

三十二年二月天朝監察御史陳效卒上臨其喪祭以太牢時  
 四路提督諱張功伐邢玠亦將廢奏效痛其欺罔欲首實論奏  
 劉綎恐其功罪將露行驗功宴之日以白金賂厨子毒殺效云  
 ○四月軍門邢玠率諸將西還上出餞于弘濟院玠奏留萬世  
 德杜潛李承勛等住王京從我國之請也天朝前後徵業浙陝  
 湖川雲貴緬南北兵通二十二萬一千五百餘人諸將及任事  
 人三百七十餘負糧銀五百八十三萬二千餘兩交易米豆銀  
 三百萬兩實用本色糧米數十萬斛諸將賞銀三千餘兩山東  
 米二十萬石○建武安王廟征倭時閔公屢見靈以神兵助戰  
 陳璘以調病寓崇禮門外於其上麓初廟以安閔王神像楊經  
 理以下諸將各出銀助費我亦因助財力廟成上率諸臣親詣

行再拜禮自是諸將每出入參拜五月十三日閔王生日大祭  
 廟中若有雷風之異則神至矣是日天氣清朗午後黑雲四起  
 大風從西北來雷雨并作有頃而止衆皆喜曰王神下臨矣庚  
 子天朝以四千金附萬世德建祠詔曰閔公之靈素著於中國  
 平倭之役亦賴顯助本國固當戶祝之上命建祠於興仁門外  
 悉依中國制度請額中朝奉聖旨額以敕建顯靈昭德閔公之  
 廟星州安東石南原亦立廟高皇帝時閔公有顯聖陰助之功  
人家亦設像掛壁且香火飲食必祭於天下云○立宣武祠建  
官負薪赴者齊宿謁白甚肅編於天下云  
 於太平館西祀邢玠楊鎬唐成得畫像來御筆書再造藩邦四  
 大字揭之○六月命還給柳成龍職牒戊戌南以恭等再啓柳  
 成龍以邪倭之資濟以才藝盜名字竊爵位害人而人不知欺  
 世而世不悟當鄭澈肆毒之日禹性傳李誠中以成龍心腹詣

附奸激流害播紳者無非成龍之陰賊也及其公論既發成龍  
憤兩人被劾遂與士流異焉南世之說又作於世實成龍之作  
備也倭賊之不共戴天嬰兒所同知而身為大臣首倡和議遂  
與沈惟敬相為表裡以致皇朝執言封倭敕中有朝鮮請對之  
語上年賊逼京城猶執乞和之見大言於備局柳永慶在座憤  
然而起曰既誤於前又欲再誤耶成龍怒曰令公碑上書不主  
和議其縱恣之狀孰不憤痛楊經理意在討賊顯詆成龍成龍  
啣之經理被讒適中其願朝廷欲為辨誣則曰此非吾所知告  
諸相可也欲呈文科道則不肯首書已名恐忤丁應泰也擔  
當六七年營為布且率皆有名無實至如訓練都監體察軍官  
束伍作米之法選鋒差官之說當緣作契憑籍牟利終使生民  
塗炭屠及鷄豚怨故於上利專於身擅美名器施惠酬息瓜牙

鷹犬布列內外各鎮諸將大小郡邑必以族屬相厚者差送馬  
遷叅下之官則作才堪守令之号而半是鄉井之親焉投麻棘  
之賤則設屯田把守之官而私皆詘痔之輩賄賂潛通老苴暗  
行鄙陋之事言之可醜廣州私田後民耕種丹陽新庄召集通  
亡安東舊齋廣占膏腴南中有識莫不唾罵屢避朝天一事畧  
被譴責其可以懲其罪而謝國人請命削奪鄭仁弘噉其匿密  
文弘道極口詆斥擬以盧杞秦檜乃命削奪右議政李恒福上  
劄曰守國禦寇戰守和三者而今既不能戰又不能守下此則  
聽其求和而已臣與體相言此事以此罪成龍則次第鋤削當  
及臣身遂謝病左議政李元翼劄曰柳成龍清介自守血誠憂  
國今殿下用洪汝諄等之謀用賢不卒一時善類無不以柳黨  
而踈斥之臣恐山林之禍從此而始鄭榮國蔡謙吉等敢以邪

論熒惑人聽又歷舉洪汝諄任國老之名言用此等入也禍國家  
又於筵席言今日擇相非柳成龍無可任者且求退不已上曰  
卿以宗戚大臣舍予將之秦之楚乎至是特命成龍復官○東  
西黨論變為南北辛卯年間臺諫論鄭澈等之罪李山海主其  
論副學金晬將上劄徃議焉性傳家性傳以為不可如是波及  
挽晬不送洪汝諄劾性傳削職南北之論始歧而急者為北緩  
者為南壬辰山海汝諄竄成龍相甲午金字顯等論鄭澈殺永  
慶之罪時議大變鄭琢金應南相繼入相未久臺諫論通鄭琢  
人謂琢放山海之故而意出於成龍南北之惡九深南以恭等  
欲通李慶全山海清路而銓即鄭經世不許會成龍辭避辨誣  
之行有大臣不可牛維馬繫之語李爾瞻劾適之臺諫又論之  
竟削奪已亥秋南以恭金蓋國主論劾汝諄又分為大小北主

山海者為大北主南金者為小北任蒙正等啖蔡謙吉疏論以  
恭等金蓋國朴以叙李並削奪庚子李元翼救成龍且言任國  
老是臣再從親若用其人害及昆虫草木國老以山海黨方有  
相望崔鉄堅劾元翼元翼適山海復相汝諄為兵判爭權相関  
主汝諄者為骨北主山海者為肉北爾瞻等論汝諄上西點之  
西人滿朝辛丑李貴以治軍務下嶺南頗侵責仁弘慶強仁弘  
愆令其門徒文景虎疏論成渾主殺永慶之議使聖上得殺士  
之名黃慎對疏論辨上適慎遂并適銓曹堂即柳永慶北北為  
吏判而成渾追奪具成李尚吉李洽以請再鞠竄李成祿閱有  
慶以異論竄李貴疏論仁弘二十罪不省○沈金之時只有東  
西黨矣朴淳李珥之亡而西人常困於東人之貶辱已丑汝立  
之變東人多死於逆獄壬辰之亂西人之受困者皆能仗節死

義然而東人之勢遂熾自相攻擊李山海右李潑而為北人柳  
成龍主焉性傳而為南人東人之号遂絕其後北人轉盛又自  
分黨爾瞻仁弘金大來奇自獻許筠洪汝諄等為大北柳永慶  
南以恭金蓋國柳希奮朴承宗為小北昏朝初永慶死而希奮  
以戚里用權故小北不衰然大北最強又自分張鄭昌行李溟  
等以救鄭蘊為中北又有清北濁北骨北肉北之名蓋宣廟晚  
年惡朝臣之貪權迭相進退闕以名利而小人之得志始於辛  
丑壬寅年間而速永慶秉權則害甚於前及永慶戮而仁弘甫  
瞻得遇昏主卒之慶母后而主亦隨亡矣大北及是盡誅竄無  
餘自中北以下諸黨或附小北或投西故世無名号謬習之終  
不祛今其存者亦三色云爾錄日月朴南溪曰我朝朋黨之禍自  
宣廟乙亥至光海壬戌五十年來為東人時仁廟癸亥至顯廟

癸丑五十年為西人時其末之禍東人在戊申柳永慶以主永  
昌李爾瞻力扶東宮一立一落而成故其禍之極在上而易局  
西人在己丑初以李完南厚源力主湖西金潛谷墳心護漢西  
兩不相敵屢世而成故其禍之極在下而易局崔暹川曰宣廟  
辛丑年間有尹西申西之日仁朝反正初有清西功西之日又  
於仁廟己巳年間有老西小西之日小西謂朴廷羅萬甲俞伯  
魯權濤鄭弘溟姜頊期之  
類柳西崖曰明廟朝權臣主柄故患在於專今上朝臣立黨  
故患在於散專則政事不論是非而猶有所歸散則紛擾  
不成模樣○錄宣武功臣李舜臣等十八人扈聖功臣李恒福  
等八十六人恒福啓曰沈忠謙之勸上西幸洪暹李碩韓淵之  
自請隨臣獨知之李德馨之功實閑機宜只以因公南下追及  
平壤無人乳名臣實惜之上許並錄為柳永慶所沮○備邊司副提調

以通政差出自李廷龜始

子庚

三十三年郭再祐上疏陳三軍退一日修城二日許和三日復用李元翼○別試特命李涵削科上慮時文浮靡命勿用老莊文字涵用莊子語故削○六月王妃朴氏薨禧裕浚○經理萬世德等還

丑辛

三十四年三南監司皆無本州牧府使○命修春秋傳教曰亂前欲春秋依綱目例以左傳為目胡傳為蒞明繕賜一二卷而撮可使遂於春秋者彙分證正依傳隔出○陝川人文景席上疏論鄭澈成渾構殺崔永慶之罪有曰梁十頃招云澈招而咆之曰汝若上疏指永慶為吉三峯則好官可做渾門人金宗儒自嶺南往見渾、密問曰汝知崔永慶之為吉三峯乎宗儒愕然曰何為此言耶渾默然不悅因謝宗儒澈之指永慶為三峯果

不出於渾乎論其跡則渾罪輕而澈罪重原其情則澈罪小而渾罪大十二月始踏啓字以下仁必欲構誣成渾而未得計嘗著永慶行狀言永慶謂同繫

尹光啓曰吾與成渾絕交以至於此所謂光啓者以李隆再從兄弟受學於趙憲與論議角立其時無繫獄之事而仁必既以此構虛傳播丁酉使朴懼上疏而時無和者至○移設統蓋于是又使景席上疏構成罪案竟至成渾追奪者

巨濟○吉雲節鄭德俞等謀逆伏誅雲節故直諫海子德俞汝立三寸徑也安且濟州至是雲節潛入濟州與德俞謀不軌為

德俞毒所覺雲節先發告德俞拿鞠斬雲節赦後以忍望斬逆招有三峯之稱而不得捕士夫之權罹者多○十一月適大今此雲節頭有三角兒名三峯是言三峯云

司憲黃慎及兩司李成錄趙翊呂有吉閔有慶洪遵李珎賈李卿雲金止南等職特通吏判沈喜壽叅判鄭賜湖叅議辛慶晉

罷吏郎李弘胄成晉善職黃慎啓曰臣自弱冠受學成渾每聞祿永慶家行節孝惟以不讀書少見識不能善居鄉為短處耳

已丑逆變賊招祿吉三峯為賊魁而縉有賊招以吉三峯為崔  
三峯又有居智異山下之說于時飛語遂指永慶為三峯臣於  
庚寅春以正言訪渾：曰爾知永慶為人乎居家孝直且有氣  
節病痛雖多長處可尚近有飛語杜為無理或有發言者劫不  
可雷同其後完席有言者臣以為聖明之世不可以蜚語罪人  
况永慶負重名於一道此不可不慮司諫柳根亦曰正言言是  
也今根尚在此可驗也渾若有意於害永慶則其時臺諫與渾  
相劫宜莫如臣而渾之所言於臣既如此則渾之心事以此可  
想厥後臣補外任渾亦故鄉經月之後獄事始發至於再鞠之  
啓則在永慶蒙放之島日渾在百里之外何從而及知而與聞  
乎然則渾之無一毫干預於此獄不待辨說而明矣諸臺或以  
引避或以處亂違銓曹以特旨適於是竒自獻等構捏之啓紛

如矣○左贊成尹根壽

字子固号月汀文獻公

諡 奉壽第也

丁酉生十歲通小學四書徧記歷代事實少從事性理訪退溪  
南濱論朱陸同異從栗牛為莫逆交奉事朝京禮書于慎行見  
其文曰藩邦有人扈西狩半歲間三赴廣寧六入遼東上解賜  
所佩寶刀雕玉曰此予平生手中物卿可佩之時以念予申象  
村曰公好善愛士布衣寒素屢滿戶外功冠一世位班三事歷  
事三朝五十九年自公卿以及郎署多門生故吏所至莫不俯  
伏擎蹠執子分禮光海丙辰卒金清陰曰公平生嗜書蓄古今  
書籍左右列置讀書過疑難處輒自手抄過習於文者一叩  
問文主西京詩法盛唐又好觀皇明大家極峯熊公祿之曰修  
古前茅宜字競爽者之彬：也典則溫雅一洗詭激之習文核  
事該有古良史風詩澹雅沈鬱得作者體與北地琅琊濟南新

安諸名家并列筆法深得虞祕書骨力又悅公曰筆得鍾王三  
昧法文追班馬西京風上嘗謂海嵩尉曰海平行高學高詩文  
浸：乎漢唐筆法亦高古爾有家法每用他求予每欲與海平  
從容討論得聞所不聞而萬機多事願莫能遂良可歎也以近  
岭固本酒一壺付之曰說與予意得其謝書示予可也

